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

五十三



南江富大用時可編

○都省部

# 左右丞相

**歷代沿革**

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堯以舜宅百揆舜奉八元  
 八愷為十六相成湯始置二相伊尹居右仲虺居  
 左高宗得傳說爰立作相置諸左右周召公為保周公為師  
 相成王為左右秦悼武二年始置丞相官丞奉相助也昭襄  
 始以樗里疾甘茂為左右丞相漢高帝初置一丞相十一年  
 更名相國孝惠高后置左右丞相文帝即位周勃為右丞相  
 位第一陳平為左丞相位第二勃免平專為丞相武帝用劉  
 屈氂為左丞相分官屬為兩府虛其右以待四方之選哀帝

元壽二年更名大司徒東京不復置至獻帝建安十三年復  
 置魏黃初元年改為司徒文帝復置中書監令並掌機密自  
 是中書多為樞機之任後置大丞相第一品又有相國晉罷  
 丞相復司徒永昌元年罷司徒并丞相後或有相國或丞相  
 省置元常而中書監令常管機要多为宰相之任宋孝武以  
 義宣為丞相而司徒府如故齊以丞相為贈官梁罷相國置  
 丞相置司徒陳又置相之位丞相上並為贈官魏置以奉宰  
 相但以它官參掌機密或委知政事无有常官其相國丞相  
 或為贈官或闕不置其真為宰相者不居此官後周置大冢  
 宰其後亦置左右丞相及楊堅為大丞相遂罷右丞相隋  
 有內史納言是為宰相亦有尤官參与焉唐世宰相名尤不  
 正初以三省長官中書令侍中尚書令共議朝政此丞相職  
 也其後以太宗嘗為尚書令臣下避不敢居其職由是僕射

為尚書省長官與侍中中書令為宰相品位既崇不欲輕授嘗以他官居宰相而假以他官如同中書門下三品及平章事知政事參知機務參與政事及平章軍國重事之右是也武后龍朔元年改侍中為左相中書令為右相尚書僕射為文昌後復改易宋以唐制以三公至列曹侍郎同平章事為宰相 神宗新官制於三省置侍中中書尚書二令虛而不除以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為兩相然中書僕射而議之門下審而復之尚書丞而行之則是首相不復與朝廷議論矣元祐初司馬公相乃請令三省合班奏事分省治事紹聖以後皆因之時議者謂門下相凡事既同進呈則不應自駁已行之命是省審之職可廢也政和中蔡京以太師總領三省事公相乃廢尚書令改侍中中書令為左輔右弼亦虛而不除改左右僕射為大宰少宰仍兼兩省侍郎靖康中何文縝將拜相乃先乞復太少宰為僕射吳正仲當制請更為丞相不從建炎三年呂元直初相議者請併三省為一於是元直解中書侍郎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乾道七年十一月詔改尚書左右僕射為左右丞相天元置左右丞相位在尚書令之下平章政事之上

書要語

書要語 納于百揆百揆時叙同上 允釐百工庶績

咸熙帝曰疇咨若時登庸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 益稷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臯陶拜手稽首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同上 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長發 夢帝賚予良弼以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蔡傳若之野推肖爰立作相置諸左右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 命肅 二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

明之丞氏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咳  
舌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並同上理百官而察方民平邦國  
而和天下楊盈川集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為研卓學為傑

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韓進李簡宰相所以代天  
者也輔贊彌縫而臧諸用使斯人由而不知非明哲曷臻是坎

唐房世贊當左輔右弼之寄撫代天典物之名典領百僚陶融  
景化唐代宗大曆二年詔九功不叙咨尔緝熙五品不時咨尔

寅亮必廣大其志无儼察為公常其道以秉彝裕其体以臨下  
唐李絳制位愈高而士愈戴祿愈厚而人愈懷唐元稹加階制

從容鼎位光贊大猷元冕赤舄在帝左右又云推忠導善達四  
方之志弘往納來成天下之務杜佑碑武明七德文洽九歌棟

才斯全鼎味以適呂蒙正集宰相者上配陛下覆壽之息下遂  
羣生性命之理以正百度以和四時韓文啟黃扉而燮五緯躡

青惟而調四序孔稚圭為王敬則表司空表天方資予人具瞻  
尔張弘靖制

**詩**絳灌歸衡宰后漢鄭炎詩皇佐揚天惠四時无交兵曹子

建一氣轉洪鈞杜大厦須異才廊庙非庸器文榮公鼎軸老立心  
幹力健韓文公貴相山瞻峻清文玉絕瑕同上稷契光虞夏

伊呂重商周南史王儉少有宰相志材館經春瑞氣浮當時曾  
約相車遊白樂天平生五色線頭補舜衣裳杜牧早歲天教作

霖雨明時帝用補龍山王建上張相公終當持一筆丹入福蒼  
生劉夢得送公孤相公有官居鼎鼐无地起樓臺魏野上寇乘

公一戰文場拔趙旗便調金鼎佐无為王仁格上傳相國玉鼎  
升董閔金章謁紫宸任希古今朝靜聽丹禁漏尚疑身在玉堂

中歐詩但令端委坐廟堂北狄西戎談笑了坡詩不羞老圃秋  
容淡且看寒花晚節香韓魏公詩舜皋十六相身尊道何高杜

子美詩 吾愛房与杜魁然真宰相 黃閣二十年清風 一萬古 唐  
皮日休 左轄頻虛位 今年得舊儒 相門韋氏在 經術美臣須 杜  
霖雨思賢佐 丹青憶老臣 庶畝求駿馬 驚代得麒麟 沙汰江湖  
濁 調和鼎鼐新 杜 十年紫殿掌洪鈞 出入三朝一品身 文帝寵  
深陪雉尾 武皇恩厚宴龍津 李德裕詩

古今事考

黃閣宋門

鄭玄云 朱門洞啟 當陽之正色 三公与天子礼秩相亞 故黃其  
閣以示謙 不敢斥天子疑是漢舊制也 又漢舊儀 丞相聽事閣  
曰黃閣

金印紫綬

漢丞相金印紫綬 黃扉黑幡 所以異車服於百辟也 百官制 又  
丞相 二 國皆秦官 金印紫綬 掌承天子助理万機 同上 又天子

文新六

之相号為丞相 黃金印而尊无敵 秩加二千石之上 賈誼新書

柱石之臣

丞相王商 國家之柱石 臣也 其人守正不訕 節前元后傳 又宰  
相 國家柱石 不可不強 吳陸凱傳

棟梁之用

隋大業中 高孝基謂之曰 公有應變之才 當為棟梁之用 又宰  
相之門 豫章栝栢 虫小已有棟梁之器 南史陸凱傳

有宰相器

何武初為郡吏 時太守何壽知武有宰相器 前本傳 又寇恂明  
經行修名 重朝廷 所得秩俸 厚施朋友 及從吏 常曰 吾因士大  
夫 以致此 可獨享之乎 時人歸其長者 謂其有宰相器 又孟康  
薦崔琳曰 切見司隸崔琳 牧守州郡 所在而治 及為公司 万里  
肅齊 誠台輔之妙器 衮朕之良材 後崔琳傳

有宰相体

後朱浮論吳起与田文論功不及者三朱買臣誰公孫弘十策弘不得其一終之田文相魏公孫宰漢誠知宰相自有体也

五龍夾日

狄仁傑蒙耻奮忠以權大謀引張柬之弄卒復唐室功盖一時而人不及知故吕温頌之曰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潜授五龍夾日以飛世以為知言本傳

一柱承天

姚崇与張說有隙崇死謂其子曰我死張說未平尔以我平日室玩尽列于前如說屬目即率以獻之就問其求神道碑總得即模刻以示外此人見遲稍緩即悔彼不顧則吾族无噍類矣子如其言說未果属目称去後即以獻之遂求所為文說許之故其碑曰一柱承天高明之位列四時成歲學毒之功深後說

文新六

子

悔未索則碑已模刻矣說款曰死姚崇猶能弄生張說後譜不行唐紀

論功第一

漢高祖五年論功行封上以蕭何功最盛先封為都侯功臣皆曰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又論位次皆曰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畧地功最多宜第一鄒千秋曰曹參野戰畧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耳漢与楚相守荥陽數年軍无見粮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全關中以待陛下此万世之功也今雖无參等百數何缺於漢奈何以一日之功而加万世之功哉蕭何當第一曹參次之

人物第一

唐李揆同平章事帝曰卿門地人物文章皆當世第一信朝廷之羽儀乎本傳

一代家臣

蕭何曹參起秦刀筆吏錄之未有奇節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位冠羣公為一代家臣蕭曹本贊

一代偉人

姚狄蘇宋皆一代偉人或三入相再入相未有不久於其事能成今名焉柳氏家李文

漢室伊周

周勃登輔佐正國家雜誅諸呂立孝文為漢室伊周前周勃傳

江左夷吾

晉桓彝傳王導為丞相彝見導極談世事不謂周凱曰向見江左管夷吾无復憂矣

蕭曹丙魏

近觀漢相高祖開基蕭曹為冠孝宣中與丙魏有聲丙吉贊

文彩

方

房杜姚宋

唐二百年輔弼者不為少独前称房杜後称姚宋相繼為相崇善應變成務瑒善持正守法二人志操不同然叶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称房杜後称姚宋它人莫得比焉姚宋贊

蕭曹益一

蕭何薨曹參聞之告舍人曰趣治行吾且入相使者果召參二代何為相事无所變更遵何之約束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講若益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一本傳

丙魏相濟

漢魏相為相丙吉代之相嚴毅吉能濟以寬同心為政上皆重之

謝安風流



王儉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蓋自况也南史

嘉真風操

初天兵使張嘉真入朝或告其反按无状帝令坐告者嘉真辭曰国之重兵利器皆在邊今告者一不當即罪之恐塞言路天子以為忠且許以相及宋璟罷帝欲果用嘉真而忘其名詔韋抗曰朕常記其風操今為北方大將張姓而復名因閱表疏遂得其名即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本傳

不對錢穀

周勃為右丞相上問勃一歲決獄幾何勃謝曰不知問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又謝不知上問陳平曰各有主者上曰君主何事曰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万物之宜外鎮四夷諸侯內抚百姓使卿大夫各任其職王陵傳

不問鬪傷

丙吉出逢羣鬪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前行逢人逐牛二喘吐舌使騎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吏謂前後失問吉曰民間傷京兆尹職當禁捕宰相不親小事非當於道路問也方春牛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三公典調陰陽職當憂是以問之掾吏乃服以吉為知大体魏相傳

遜直濟文

太宗定禍乱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杜遜以直英衛善兵而房杜濟以文房杜贊

應變守文

姚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宋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天所以佐唐使中興也姚崇贊

同管朝政

如晦與元齡同管朝政引士賢者下不肖咸得其職當時浩然

歸望房杜共

不閱訟牒

太宗謂房元齡曰公為僕射當廣朕耳目助訪賢才比閱訟牒日數百豈暇求人哉乃勅細務屬左右丞大閱僕射房元齡傳

與仆植僵

太宗用元齡如晦於大亂之後紀綱彫弛而能與仆植僵使號令典刑燦然罔不全雖數百年猶蒙其功然求所以致之之蹟速不可見房杜贊

獻可替否

唐蘇頲與宋璟同當國相得歡甚璟曰吾與蘇氏父子同為宰相僕射長厚自是國器若獻可替否事至即斷盡公不顧私則今丞相遇之通鑑

不負天子

陸贄為相所言皆拂帝短或規其太過對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事唐本傳

總領眾職

前魏相字弱翁宣帝即位遂為丞相帝始親萬機厲精為治練羣臣核名實而相總領眾職甚稱上意本傳

開誠布公

蜀先主即帝位策亮為丞相曰丞相其輔朕之關助宣重光以照明天下評曰亮之為國也抚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可謂識治之良材諸葛亮傳

同心濟謀

唐杜如晦方為相時天下新定臺閣制度憲物率二人討裁每議事帝所如晦長於斷而元齡善謀二人深相知故同心濟謀以佐佑帝故當世語良相必曰房杜本傳

憂邊思職

前丙吉代魏相為丞相吉馭吏出見驛騎馳赤白囊馭吏隨至公車知虜入雲中吏歸白狀吉召東曹掾邊長吏科瑣條其人詔問虜所入郡邑吉具對見謂憂邊思職本傳

薦賢助國

李吉甫執政謂裴均曰比日人物吾憚不及知君精敏請我言之均即崖略疏三十許人吉甫籍以薦于朝天下稱得人薦賢助國宰相之職也

開閣延賢

公孫弘既相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一曰欽賢館以待大賢次曰翹材館以待大材次曰接士館以待國士其有德任毗贊佐理陰陽者處欽賢之館其有材堪九列將軍中二千石者居翹材之館其一介之善一方之藝者居接士之館躬自菲

文新六

九

薄俸祿皆以給之西京雜記

起家薦人

田蚡以肺腑為相起家薦人或至二千石權移至上本傳

為真宰相

隋高穎有文武之大畧明達政務朝野推服議者以為真宰相本傳又上謂魏相直漢相識兵略達時令文中子又王商有威重容貌絕人單于來朝商坐未央廷中單于前拜謁商離席與言單于仰視商貌大畏之遷延却退天子聞而歎曰真漢相矣

為救時相

唐姚崇在告政事委積元宗謂盧懷謹曰朕以天下事委崇以卿坐鎮雅俗耳崇出頃更裁決俱盡頌謂齊澣曰余為相可比何人末對崇曰何如管晏澣曰管晏之法雖不能施於後猶終其身公所為法隨復更之祇可謂救時相崇曰救時相豈易得

哉

以春秋相

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宰相前食貨志

以明經相

韋賢為丞相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宰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贏不如教子一經本傳

布衣登相

漢制常以列侯為相唯公孫弘布衣登相位武帝乃封為平津侯其後為故事至丞相而封自弘始通典

宗室進相

唐宰相以宗室進者九人林甫幾亡天下李程和柔在位無所發明其餘皆以材稱職號為賢宰相唐書

一日台司

文新六

十一

唐王徽為相只一日中書五年二月除義節度徽上表乞免詞曰六年內署雖叨捧日之榮一日台司未展致君之懇南唐新書

一歲至相

唐李訓起流人一歲而至宰相

二暮至相

張鎬起布衣二暮而至宰相

十年至相

李絳十年之間位至宰相

八十為相

張柬之為相年且八十矣

二十三年

房元齡以盛德居相位二十三年

二十四考

郭子儀校中書令二十四考

為兩朝相

隋高穎事文煬兩朝有文武大略執政將二十年朝野推服論者以真宰相

再升三入

唐宰相再入者長孫無忌秋仁傑李吉甫三入者劉幽求張延賞鄭畋四入者韋巨源姚元崇韋安石五入者蕭瑀裴度耿源又宋璟謝表云再升台座三入冢司

十拜四登

裴度十拜相詔四登師壇除平章事制

父子至相

前漢平雷傳云漢興惟韋平父子至宰相又唐戴胄子至德父

文新六

十一

子繼為相

兄弟並相

卞粹以清辨兄弟六人並登宰輔世稱卞氏六龍

入如父年

唐李吉甫年五十一出鎮淮南五十四復相今德裕自鎮南外入相一如父之年

八葉皆相

唐蕭瑀傳自瑀逮遇凡八葉皆宰相名德相均與唐盛衰世家之盛古未有也

繼踵皆相

後楊震論延光之間震為上相抗直方以臨權枉先公道而後之名可謂懷王臣之節識所任之躰矣遂累葉載德繼踵宰相信哉先世韋平方之蔑矣贊曰楊氏載德乃世柱國

九十八族

唐宰相二百六十九人九十八族其盛有如此者

輩行不名

陸贄以才幸天子常以輩行呼而不名

尊任不名

李吉甫還秉政入對延英凡五刻罷帝尊任之官而不名

詔賜堂封

唐源乾曜同紫微黃門平章事帝詔中書門下共食實戶二百堂封自此始並同上

詔給堂食

唐開平詔丞相尊位而堂樹未給無食錢其今日食萬錢之半續通典一

賜白羽扇

文新六

十一

張九齡在位因帝賜白羽扇乃獻賦末自况曰苟效用之得所雖殺身而何忘本傳

賜執釜銘

鍾繇魏國初建拜相國文帝在東宮賜繇五熟釜銘曰於赫有魏作漢藩輔厥相惟鍾實幹心膂靖恭夙夜匪遑安處百僚師楷茲度矩三國志本傳

賜筋表直

宋璟為宰相朝野人心歸美焉時春御宴帝以所用金筋令內臣賜璟雖受所賜莫知其由帝曰非賜汝金蓋賜卿筋以表卿直也開元遺事

賜酒賞言

李吉甫盛贊天子德憲宗欣然絳曰今日西戎內訌烽燧相接誠陛下焦心求濟時之畧渠使高枕而卧哉帝入謂左右曰絳

言骨鯁直宰相也遣使者賜醪醑酒唐李絳傳

拜相沙隄

唐故事凡拜相之後禮絕班行府縣載沙填路自私第至城東街名曰沙堤

朝會火城

每元日冬至大朝會百官已集而宰相方至珂傘列燭多至數百炬謂以火城宰相火城至則眾皆滅燭以避之李肇國史補

金甌覆名

唐元宗命相皆先御書其名案上會太子入待上奉金甌覆其名而告之曰此宰相名也汝知其誰耶射中賜卮酒肅宗曰非崔琳盧從愿乎上曰然通鑑

紗籠護身

唐卜者胡盧生筮卜甚驗李藩嘗問生生日貴人也在紗籠中

文新六

十一

李問所由終不復言後有新羅生言宰相冥司必潛以紗籠護之恐為異物所擾也唐紀

以銀為信

鄴侯傳代宗欲相必元載忌之帝不得已出必約曰後召常以銀為信忽除銀青光祿大夫必知載欺已且相矣未幾果然

設榻以待

唐制政事堂不接客自元載為相中人傳詔者引升堂置榻待之李峴去即敕吏撤去唐志

去卿失左右手

房元齡為相十五年以權寵隆極累表辭位帝遣吏謂曰遜誠美德也國家相眷賴久一日去卿如亡左右手本傳

去卿如斷一臂

高宗幸洛陽詔薛振与太子居守上曰朕之留卿若夫一日若

斷一臂關西重事悉以委卿本傳

槐枝應相

相国李石河中永樂有宅庭槐一本抽二枝直堂舍屋脊一枝不及相国同堂兄弟三人曰石曰程曰登宰執惟福一人歷七鎮使相

槐音入相

唐尚書省南門有古槐垂陰至廣相傳夜深聞絲竹之音省中即有入相者俗謂之音声木見因話錄一

焚香擇相

唐廢帝欲擇宰相問於左右皆言盧文紀及姚顛有人望廢帝因悉書清望官内琉璃瓶中夜焚香祝天以筋袂之首得文紀欣然相之五代史

經函龍骨

文新六

一〇

僕射裴遵慶母皇甫氏少時常持經經函中有小珊瑚樹異時忽有小龍骨一具立於側時人以為裴氏祥上元中遵慶遂居宰輔云廣異記

宰相金榜

崔昭暴死復生云見冥間列榜備書人間姓名將相列金榜其次列銀榜州縣並列長鐵榜曉之唐書

夢神授筆

五代唐末帝時馬裔孫赴闕宿羅府其地有神祠夜夢神手授二筆及為翰林李士裔孫以為契夢筆之兆洎入中書事堂吏奉二筆如夢中所授者太平廣記

夢錦半臂

正元中相国竇參為御史中丞嘗一夕夢德宗召對於便殿以錦半臂賜之默念曰臂者庇也大邑所以庇吾身也今夢半臂



者豈上以其叨居顯位將給半祿俾我致政乎客有解曰半臂者被股肱之衣也今公夢天子賜之豈非上將以股肱之位而委公乎明日果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出宣帝志

夢金字牌

唐杜相鵬舉父夢有所之見一大牌云是宰相碑也已作者金填其字未作者列名于上杜問曰有杜家兒否曰有任自看之記得姓下其鳥偏傍曳脚而忘其字乃名鵬舉鵬舉生鴻漸而名字亦前定矣嘉話錄

一言寤主

漢田千秋無他材能術業特以一言寤主旬月取宰相世未有也

十事要君

姚崇以十事要說天子而後輔政碩不偉哉姚崇傳贊

文新六

十五

懷慎伴食

盧懷慎開元中遷黃門監與紫微令姚崇對掌機密懷慎自以吏道不及崇每事皆推讓之時人謂之伴食宰相

味道摸稜

蘇味道前後居相位數年不能有所發明依違其間苟度取容而已嘗謂人曰處事不欲決斷明白若有錯誤必貽咎譴但摸稜以持兩端可矣時人由是號為蘇摸稜

立本丹青

唐閻立本既輔政但以俗材應務無宰相器姜恪以戰功擢左相時人有語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

妾男千秋

武帝征和二年以車千秋為丞相千秋無材能學術又無閑閱功勞特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世未有也後漢使至匈奴單

于怪而問之曰聞漢初拜丞相以何用得之使者以上書言事  
故單子曰苟如是非用賢也妄一男子上書即得之矣本傳

### 歇後鄭五

鄭祭每以詩謔託諷中人有誦之天子前者昭宗意其有所蘊  
未盡因有司上班簿署其側曰可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祭本善詩其語多俳故使落調世共號鄭五歇後体至是省  
史走其家上謁祭笑曰諸君悞矣人皆不識字宰相亦不及我  
史言不妄俄聞制詔下歎曰萬一然笑殺天下人既視事宗戚  
詣慶搔首曰歇後鄭五作宰相事可知矣固諫不聽立朝侃然  
無復故態

### 指鹿為馬

李斯既死趙高為丞相事无大小輒決於高高欲為乱恐群臣  
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

文新六

十六

為馬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  
中以法後羣臣皆畏趙高遂有望夷之禍

### 牽犬逐兔

秦用李斯之計二十餘年竟并天下尊秦王為皇帝以斯為丞  
相及二世即位聽趙高之譖使高按斯下獄榜掠千餘不勝痛  
自誣服斯自負於國有功實無反心乃從獄中上書趙高使吏  
棄去弗奏於是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与其中子俱  
執頌謂子曰吾與汝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可得乎  
父子相哭而夷二族

### 味道春雪

唐武后時二月大雨雪蘇味道以為瑞羣羣臣入賀王求禮曰  
宰相調燮陰陽而季春雨雪乃災也果以為瑞則冬月雷渠為  
瑞雷耶

景佺秋花

唐武后嘗季秋以梨花示宰相以為祥眾賀杜景佺曰陰陽不相奪倫瀆即為災今草木黃落而木復花瀆陰陽也恐陛下布德施令有所虧紊臣位宰相助天治物而不和臣之咎也頓首請罪武后曰此真宰相也

嘆稱亡鏡

太宗嘗謂侍臣曰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嘗保此三鏡以防已過今魏徵傾逝一鏡亡矣

命傳嚴鼓

太宗將伐遼時岑文本為中書令凡所籌度一以委之多文本受委既深神情頓竭言辭舉措頗異平常太宗見而憂之謂左右曰文本與我同行恐不與我同返及至幽州遇暴疾而終其夕

文

十七

太宗聞嚴鼓之聲曰文本殞逝情深惻怛今宵夜警言所不忍聞命傳之

八。都省部

南江富 大用 時可編

# 左右丞相

古今事實

文正大雅

宋王文正公居宰府僅二十年未嘗見愛惡之迹天下謂之大雅范文正集

萊公大忠

寇萊公當國真宗有澶淵之幸而能左右天子不動如山却夷狄修宗廟天下謂之大忠同上

呂端持重

呂端為相持重職大躰每奏對同列多以諸公罕所建明一日內出手札戒曰今中書事必經呂端詳酌乃得奏聞言行錄

蒙正無隱

呂蒙正為相遇事敢言上嘉其無隱長編

善處大事

大中祥符九年上謂左右曰王旦善處大事真宰相也同上

能斷大事

元祐元年司馬光言切見文彥博沉敏有謀略知國家治体能斷大事功效顯著此天下所以共知也

文武大政

景德元年上每得邊奏必先送中書謂畢士安寇準曰軍旅之事雖屬樞密院然中書總文武大政卿等當詳閱邊奏共參利害勿以事干樞密院而有所隱也

危疑大節

韓魏公琦為相十年當仁宗之末英宗之初朝廷多故公臨大節憂危疑苟利國家知无不為故能光輔三后大濟艱難坐置天下於大寧公之力也

用論語相

趙韓王普傳太宗時普曰臣用論語一半佐太祖定天下一半佐陛下致太平普為相日每總歸朝則亟闔戶自啟一篋取一書而讀之終日雖家人不測也及翌日出則是事決矣用是為常後普薨家人始得開是篋而見之則論語二十篇又李沆嘗喜論語或問之沆曰為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長編

用讀書人

太祖云作宰相須用儒者又云宰相須用讀書人嘗勸趙普以

讀書普晚年手不釋卷會要

作釣魚詩

呂正惠公參知政事多獨召便殿語必移晷時呂蒙正為相會曲宴後死上作釣魚詩斷章云欲餌金鈎深未達磻溪須問釣魚人意以屬端後數日罷蒙正而相端言行錄

不殖貲產

上因講求輔弼謂左右曰朕聞范質居第之外不殖貲產直宰相也太宗亦素重質嘗對近臣稱累朝宰相以為循規矩重名器持廉節無出質右長編

不徼寵澤

呂文穆公蒙正為相國三入中書惟公與趙韓王爾未嘗以姻戚徼寵澤言行錄

不受苞苴

慶曆中杜衍為相苞苴貨賄不敢到其門時号清白宰相事畧不為驕侈

上曰以儉約率子弟使在富貴不為驕侈兄子睦欲奉進士曰曰吾常以太盛為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言行錄

### 封還內降

寶元四年吏部侍郎杜衍依前官平章事兼樞密使衍務救僥倖每內降恩率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上前諫官歐陽脩見上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凡有求于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長編

### 奏格內降

趙忠簡公鼎汙左僕射平章事公以政事之先後及人材之所當召用者密條置座右一一奏票行之凡內降恩澤多奏格不行号為賢相言行錄

文新七

### 補奏復進

韓王趙普嘗欲用某人為某官不合太祖意不申明日普復奏之又不用明日又奏之太祖怒取其奏壞裂投地普徐拾歸補綴明日復進之上乃悟其後果稱其職長編

### 事不密啓

真宗問李沆曰人皆有密啓卿何獨無沆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人臣有密啓非謔則佞臣常惡之

### 抑求使相

李沆為相石保吉求為使相仁宗以問公公曰保吉因緣戚里無攻戰之勞台席之拜恐騰物論遂寢其事

### 抑求節度

王文正公曰為相宦者刘承規求為節度使真宗以語公公執以為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為樞密使者奈何至公內臣不過留

後

戒抑貪進

王文正公曰可惜張師德向文簡曰何謂公曰累於上前說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若復奔競使無階而進者當如何向公稱適有闕望公弗遺公曰第緩之使師德知聊以戒貪進激薄俗也長編

除却例簿

景德二年寇準在中書喜用寒雋卒措多自任同列忌之嘗除官同列晏日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器百官若用例非所以進賢退不肖也卻而不視同上

不用浮薄

真宗初即位李沆為相帝嘗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為先帝問其人如梅詢曾致堯是也帝深然之故終帝世數人皆不進用

稍旌恬退

文潞公為相因進對言嘗聞德音以搢紳奔競非裁抑之無以厚風俗莫若稍旌恬退之人則躁競者知愧乃薦王安世韓維張瓌皆擢用焉

薦人不知

王文正公所薦人未嘗知寇準私公求為使相公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已而制出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泣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此真宗具道公所以薦準者準始愧歎

薦姪大用

呂文穆公致仕真宗幸其宅問曰卿諸子孰可用公對曰臣諸子皆豚犬不足用有姪夷簡任潁州推官宰相材也遂至大用

夾袋疏賢

呂蒙正嘗問諸子曰我為相外議如何諸子云大人為相天下無事善甚但人言无能為事權多為同列所爭公曰我但有一能善用人耳此真宰相事也公夾袋中有冊子每四方人替罷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才隨即疏之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公為相文武百官各稱朕者以此

密籍記名

王文正公為相賓客滿坐无敢以私干之者公察其可與言者召與語詢問四方利病觀其才之所長密籍記其名

不市私恩

李沆為相有求差遣見其材可取必正色拒之已而擢用或不  
足收用必和顏温語以待之子弟問其故公曰用賢人主之事  
我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若其不足用者既失所望

新七

五

又无善辭此取怨之道也又范忠宣公純仁在相位所薦士未  
嘗知出於公公亦未嘗市恩意於人或謂公曰身為宰相豈可  
不牢籠天下士使知出於門下公曰但願朝廷進用不失正人  
何以須使知出我門下耶

大耐官職

向文簡除右僕射上謂李昌武曰朕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敏  
中應甚喜賓客必多卿往觀之明日却對昌武往見丞相方謝  
客門无一人昌武入見之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  
公但唯二又曰自上即位未嘗除端揆自非眷倚殊絕何以至  
此公復唯二又歷陳前世為僕射者勳業之盛禮命之重公亦  
唯二使人至厨中間有飲宴者亦寂无一人明旦再對乃具以  
所見對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言行錄

爭事上前



韓魏公言慶曆中與范希文富彥國同在兩府上前爭事各別下殿不失和氣如未嘗爭也當時正如推車子其心主於行而已魏王別錄

### 決策親征

澶淵之役寇公首乞親征時陳堯叟請幸蜀王欽若乞幸江南上召問之公曰誰為此謀者臣欲得獻策之人斬以饗鼓然後北伐上悟遂決澶淵之行公在澶淵每夕與楊億飲博謳歌諧謔誼呼達旦或就寢則鼻息如雷上使人視之喜曰得渠如此吾復何憂時人比之謝安長編

### 大事自決

韓魏公琦為相曾公為亞相趙康靖歐陽為參政凡事該政令則曰問集賢該典故則曰問東廳該文事則曰問西廳至於大事則自決之人以為得宰相体同上

文新七

ムウ

### 細務進狀

治平三年上謂宰臣曰朕日與卿等相見每欲從容議論治道但患進呈文字頗多不暇及中書常務有可付有司者悉以付之自是中書細務止進孰狀及事有定制者歸有司中書降敕而已長編

### 奏陳水旱

真宗初即位李沆為相王旦為參知政事沆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為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声色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言行錄

### 奏辨災異

富弼傳神宗朝有於上前言災異皆天數非人事得失所至者弼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去亂亡无幾矣

即上書明其決不然者事畧

不賀蝗死

李沆為相時天下大蝗真宗使人於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他宰相率百官賀公獨以為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繼

凡事問且

真宗朝王旦拜平章事外抚四夷內和百姓官吏得取天下富庶祥符之間頌聲洋溢且之力也兩府凡有大事真宗曰曾与王旦議否且以為可即可其委任如此分紀

屬意相端見前作釣魚詩

兼判樞院

慶曆二年上曰軍國之務當悉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改故止令中書同議樞密院事及張方平請廢樞密院上乃命平章事呂夷簡兼判院事而章得象兼使慶曆五年宰相賈昌

文新七

七

朝陳執中言軍民之任自古則同有唐別命樞臣專主兵務五代始令相輔亦帶使名至于國初尚緣舊制乾德以後其取遂分是謂兩司兼持大柄向以關陝未寧兵議須一復茲兼領適合權宜今西夏來廷防邊有序願罷兼樞密使從之長編

出為都督

紹興七年金虜与刘豫合兵入寇以右僕射張俊為江淮都督出視師

士夫相慶

文彥博富弼並命是日宣制上遣小黄門覘於庭士大夫皆相慶得人後數日歐陽脩奏事上以語脩且曰古人求相者或得於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並同上

中外鼓舞

陳康伯時虜兵再犯淮甸人情大駭望公復用上親札遣中使

即家居召召公復拜尚書左僕射制出中外鼓舞言行錄

朝野慰望

蘇頌自至和中入相居京師閭巷之人皆聞頌名至是朝野相慶明日上語執政曰蘇頌其慰人望長編

都民遮留

司馬公過闕庭衛士見公入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都民遮道呼曰公母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

兒童皆知誦

施點守聖与誠齋楊先生以書遺公曰若盛德大業不積宏模兒童走卒皆知公而誦之至於斟酌元氣調和蔽羹煖然有所兼容慨然无所顧慕用力勞而收效博者某知之天知之非兒童走卒所与知也言行錄又司馬君实作相蘇東坡以詩賀之曰兒童誦君实走卒知司馬

官官不知名

仁宗問王素孰可命以相事者素曰臣何敢言上曰姑言之素曰惟官官官妾不知名者可充其任仁宗曰如此則富弼可素曰陛下得人矣長編

名聞夷狄

富弼早有公輔之望天下皆稱曰富公名聞夷狄遼使每至必問其出処安否

虜問起居

司馬光為政逾年而病居其半既没其家得遺奏八紙上之皆手札論當世急務御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之碑光在相位遼人遣使入朝与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光起居而遼人教其边吏曰中国相司馬矣切毋生事開邊隙長編

天子命坐

宋初宰相見天子必命坐賜茶有大政事則面議之自餘號令刑賞但人熟狀猶有坐而論道之遺意

### 元老不名

真宗初即位對宰相皆不呼名呂端等再拜懇請帝曰公等顧命元老朕何敢比先帝乎長編又淳熙七年上宣諭曰每日常朝可同後殿之儀不必呼丞相名趙雄奏君前臣名禮也臣豈敢當陛下欲少更朝儀須俟他日有碩德在位施行未晚不可自微臣始孝宗聖政

### 鼎鑊有耳

開宝九年雷德驥言趙普強市人第宅聚斂財貨上怒叱之曰鼎鑊尚有耳汝不聞趙普吾社稷之臣乎長編

### 鼻能吸醋

范魯公質嘉謀偉量時稱名相嘗謂同列曰人能鼻吸三斗醋即可為宰相矣

### 賜商霖字

張文忠公商英傳時久旱不雨彗出天心商英拜相之夕大雨如注彗星不見上喜書商霖一尺字賜之

### 賜車攻詩

趙鼎為相上御書車攻詩宣示宰執鼎入謝上曰車攻宣玉中興之詩今當与卿等夙夜勉厲以修政事攘夷狄言行錄

### 趙呂並命

端拱元年參知政事呂蒙正為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上諭趙普曰卿勿以位高多縱勿以權勢自驕但能謹言罰奉賢良弭愛憎何憂軍國不治朕若有過卿勿面從古人恥其君不堯舜卿其念哉蒙正質厚寬簡有重望不結黨与遇事敢言上嘉其無隱故与普俱命長編

三相當國

宋初范魯公王祁公魏僕射富國咸平中呂文穆李文靖向文簡當國至和中文潞公富鄭公刘丞相當國退朝錄又嘉熙初喬行簡平章事李宗勉史嵩之為左右相邱報

三居相位

宋朝以來三居相位惟趙普与呂蒙正事畧

再世三世為相

宋朝再世父子宰相二家呂許公申公韓魏公儀公朝野雜記又三世宰相呂文穆公從子文靖從孫正獻近時史越王浩子衛王弥遠孫嵩之三世為相

祖孫兄弟並相

祖孫宰相者一家曾魯公欽道兄弟宰相者一家韓康公莊敏相三十年

文新七

端拱元年五月普常戒其子弟曰吾受寵踰分固當以身許國私家之事吾无預焉尔等各宜勉勵勿重吾過故自有命升宰相出入三十餘年未始為其親屬求恩澤者長編

未四十相

宋朝未四十相者范寬民三十一吳元中何文績皆三十張魏公三十九朝野雜記

輔政十年

王曾姿質端厚人莫敢干以私其名重天下前後輔政十年其所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嘗以問曾曾曰夫執政恩欲歸已怨使誰當仲淹伏其言長編

為相一紀

王旦登柄用凡十八年為相自宋凡一紀國史

兩入中書

李文正以司空致仕於家灯夕以交輿就其宅召至賜坐親酌飲之曰昉兩入中書未常傷人害物宜其所享如此言行錄又呂許公張鄧公仁宗朝皆再入退朝錄又宋朝三入中書惟呂文穆趙韓王同上

### 三迁至相

宋琪興國八年正月以兵部員外郎為右諫議大夫同判三司參知政事十一月拜平章事

### 乘舟偏重

紹聖初章子厚召入相与陳瓘同舟因論国事陳瓘曰譬如舟移置之左則左重移置之右則右重俱不可也熙寧未必全是元祐未必全非

推車主行見前爭事上前

## 古今文集

新七

十一

## 雜著

### 梓人傳

柳子厚

裴封叔之弟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門願傭隙宇而处焉所賤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鑿斷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眾莫能就一字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來他工余甚笑之謂其无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羣材會眾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勗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率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益宮於堵盈尺而曲尽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厦无進退焉既成書

于上棟曰其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  
列余園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  
藝奪其心術而能知体要者欤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  
人彼其勞心者欤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欤是足為佐天  
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為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  
為徒隸為鄉師里胥其上為下士又其上為中士為上士又其  
上為大夫為卿為公離而為六職判而為百役外薄四海有方  
伯連率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  
夫版尹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役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  
天下者率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  
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  
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  
遠迹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于成也

能者進而由之使无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銜能  
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与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  
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万国理矣相  
道既得万国既理天下率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  
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  
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  
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体要者反此以恪勤  
為公以簿書為尊術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  
事听听於府廷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  
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  
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无所成也  
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為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  
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

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挾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圯彼將樂去固而就圯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尔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盡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政事堂記

李華

政事堂者自武德已來常於門下省議事之所謂之政事堂故長孫无忌起復授司空房元齡起復授左僕射魏徵授太子太師皆知門下省事至高宗光宅元年裴炎自侍中除中書令執宰相筆乃遷政事堂於中書省記曰政事堂者君不可以枉道於天反道於地覆道於社稷无道於黎元此堂得以議之臣不

文新七

十三

可悖道於君逆道於人贖道於貨亂道於刑尅一方之命變王者之制此堂得以易之兵不可以擅興權不可以擅与貨不可以擅畜王澤不可以擅奪君恩不可以擅間私讎不可以擅報公爵不可以擅私此堂得以誅之事不可以輕入重罪不可以生入死法不可以剥害於人財不可以擅加於賦情不可以委之於倖乱不可以啓之於萌伐素不賞削素不封聞荒不救見饑不驚逆諫自賢違道傷古此堂得以殺之故曰朝堂之上樽俎之前有兵有刑有挺有刃有斧鉞有醜毒有夷族有破家登此堂者得以行之故伊尹於太甲之不嗣周公逐管蔡之不義霍光去昌邑之乱梁公正於陵之位自君弱臣強之後宰相主生殺之柄天子掩九重之耳燮理化爲權衡論道變爲機紐道變傾身禍敗不可勝數列国有傳青史有名可以爲終身之誠无罪記云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宜  
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謂也三公論道六  
卿分職宜張其教矣是知君逸于上臣勞于下法乎天也古之  
善相天下者自皋夔至于房魏可數也是亦不獨有其德亦皆  
務于勤耳况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尚尔况宰相乎朝廷  
自國初因舊制設宰相待漏院于丹鳳之門右示勤政也至若  
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啓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噦々鸞聲  
金門未闢玉漏猶滴相君下車于焉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得不  
有思乎其或兆民未安思使泰之四夷未附思使來之兵革未  
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荒何以闢之賢人在野思使進之佞臣在  
朝思使黜之六氣不和災眚存至仍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  
詐日生請修德以整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啓四聰甚  
亮

文新七

十四

迹相君言焉時君納焉皇風於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若  
然則總百官食萬錢非幸也宜也其或私讎未復思所逐之舊  
恩未報思所榮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車馬器玩何以取之奸  
人附勢我將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二時告災君有憂色構  
巧辭以說之羣吏弄法君聞怨言進諂言以媚之私心惱人假  
寐而坐九門既開重瞳爰面相君言焉時君惑焉政柄於是乎  
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死下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宜  
也是知一國之政万人之命懸于宰相可不慎哉復有无毀无  
訾旅進旅退竊位而苟祿備員而全身者亦无所取焉棘寺小  
吏王其偶為主請誌院壁用示于執政者

相州書錦堂記

歐陽永叔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  
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步而侮之若季子不

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日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得志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惟大丞相衛國公韓琦也則不然世有令德為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誇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為公榮相圭袞裳不足為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望於公也豈止誇一時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于相乃作畫錦之堂于後圃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讎矜名書為可薄蓋不以昔人所誇者為榮而以為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為如何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絃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為天下道也於是乎書

僕射議

杜佑

按僕射秦官其名則微其職甚細東漢以後雖委任漸重職司會府而非百僚師長之職也又按丞相亦秦官秦氏每羣臣上表皆云丞相臣某為首漢之宗臣蕭何為丞相漢儀丞相進天子御座為起在輿為下有疾法駕至第問得戮二千石申屠嘉欲斬內史晁錯是也霍光受顧託之重當伊周之地廢昌邑王上表太后丞相臣敞為首大司馬將軍臣光以之其尊崇如此中間嘗置左右未嘗改為相國亦為大司徒大抵漢之丞相是

爲二公於天下無所不統後漢以至三公爲宰相則司徒本西漢丞相也其後爲丞相或爲相國或爲大丞相雖互爲之名其實一也曹公司馬師昭趙王倫王敦王導劉義宣齊高帝梁武帝尔朱榮侯景陳武帝齊獻武隋文帝皆爲之歷代多非尋常人臣之職亦多爲贈官然自秦以降實告百僚之長今尚書令總領衆務提舉綱目僕射貳之誠爲崇重且非統國政宰天下之任宜侍中中書令如直以尊崇則太師不然上公太尉始可師長命百僚也龍朔中天室初嘗改侍中中書令爲左右相遠叶伊尹仲虺爲左右相周公召公相成王爲左右之義斯誠允當或謂尚書令僕射則錄尚書之職是官之師長案前代錄尚書霍光張安世王鳳趙喜牟融鄧彪張禹李固王導褚彥回齊明帝之徒或是三師或是三公或是大將軍大司馬兼之皆秉朝政猶古冢宰百官總已冢宰輔也其時別自有令僕令僕射

雖嘗改爲丞相名同而職異品秩又末崇極上有三師三公尚書令七人豈比前代丞相受任也其龍舊名無實者若今刺史皆云使持節案前代使持節得戮二千其王公已下封國皆南面臣人分茅建社其開府儀同三司則禮數班秩皆如三公置府辟吏今並豈有其實乎此例甚衆不能遍舉安有僕射因改丞相之名都無丞相之實而爲百僚師長也又與丞郎絕禮若以隔品致敬則諸司長官与隔品僚屬其可絕礼乎斯不然矣謹議

上光範書

韓退之

正月二十七日韓愈再拜獻書相公閣下詩之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孟子曰樂得天

下英才而教育之此皆聖人賢士之所極言至論古今之所宜法者也然則孰能長育天下之人材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孰能

教育天下之英才將非吾君與吾相乎今若聞有以書進宰相而求仕者而宰相不辱焉而薦之天子而爵命之而布其書於四方枯槁沉溺魁閎寬通之士必且洋洋焉動其心峨峨焉纓其冠于于焉而來矣後十九日復上書曰向上書及所著文後得命凡十九日不得命恐懼不敢遁逃不知所爲乃復自納不測之誅以求畢其說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小使尚得自舉判官無問於已任未仕者况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後二十九日復上書曰愈聞周公之爲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髮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見皆已脩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

龍之屬皆已備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及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握髮爲勤而止哉維其如是故于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今閣下爲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奸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脩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

及備至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於百執事  
豈足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豈足無所補哉今雖不能如周公吐  
哺握髮亦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而巳也  
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書拜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閤人  
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問下其亦察之  
古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弔故出疆必載質然所以重於自進者  
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於魯不可則去之齊於齊不可則去  
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狄  
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山  
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  
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書亟上足數及門而  
不知止焉寧獨如此而已揣之焉惟不出大賢之門下是擢亦  
惟少垂察焉瀆冒威尊惶恐無已

大宰相者以已之材為天下用則用天下而不足以天下之材  
為天下用則用天下而有餘古之稱良宰相者異焉知此而已  
矣舜嘗為宰相矣稱其功則曰舉八元八凱稱其德則曰無為  
者其舜也歟卒之為宰相者無與舜比也則宰相之躡其亦可  
知也已或曰舜大聖人也或曰舜遠矣不可尚也請言近人可  
言莫若漢與唐漢之相曰陳平對文帝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  
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周勃曰且陛下問長安盜賊數又可強  
對耶問平之所以為宰相者則曰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觀  
平之所自任者如此而漢之治莫盛於平為相時則其所守者  
可謂當矣降而至於唐之相曰房杜當房杜之時所與共事  
則長孫无忌岑文本主諫諍則魏鄭公王珪振綱維則戴胄劉  
洎持憲法則張元素孫伏伽用兵征伐則李勣李靖長民守土

則李文亮其餘爲卿大夫各任其事則馬周溫彥博杜正倫張  
行成李綱虞世南褚遂良之徒不可勝數夫諫諍其君與正綱  
維持憲法用兵征伐長民守土皆天下之大務也而尽付之人  
又與人共宰相之任又有他卿大夫各任其事則房杜者何爲  
者耶考於其傳不過曰聞人有善若已有之不求備取人不  
以己長格物隨能收叙不隔卑賤而已卒之稱良宰相者必先  
此二人然則著於近者宰相之躰其亦可知也已唐以降天下  
未嘗无宰相也稱良相者不過一二大節可道語而已能以天  
下之材爲天下用真知宰相躰者其誰哉數歲之間閣下爲宰  
相當是時人主方急於致天下治而當世之士豪傑魁壘者相  
繼而進雜運於朝雖然邪者惡之庸者忌之亦甚矣獨閣下奮  
然自信榮海內之善人用於世爭出其力以唱而助之推恐失  
其所自立使豪傑者皆若素繇門下以出於是與人佐人主立

州縣李爲累日之格以勵李者農桑以損益之數爲吏陞黜之  
法重名教以矯衰弊之俗變苟且以起百官衆賤之墜輩任子  
之濫明賞罰之信一切欲整齊法度以立天下之本而庶幾三  
代之事雖然紛而疑且排其議者亦衆矣閣下復毅然堅金石  
之斷周旋上下扶持樹植欲使其有成也及不合矣則引身而  
退與之俱否嗚呼能以天下之材爲天下用真宰相躰者非閣  
下其誰哉使克其所樹立功德可勝道哉雖不克其志豈愧於  
二帝三代漢唐之爲宰相者哉若輩者誠鄙且賤然嘗從事於  
書而得聞古聖賢之道每觀今賢傑之士角立並出與三代漢  
唐相侔則未嘗不歎其盛也觀閣下與之反復議而更張庶事  
之意知後有聖人作救万事之弊不易此矣則未嘗不愛其明  
也觀其不合而散遂消藏則未嘗不恨其道之難行也以歎其  
盛愛其明恨其道之難行之心豈真史忘其人哉地之相去也

千里世之相後也千載尚慕而欲見之况同其時過其門墻之下也欵今也過閣下之門又當閣下釋衮冕而歸非干名蹈利者所趨走之日故敢道其所以然而并書雜文一編以爲進拜之資蒙賜之一見焉則其願得矣噫賢閣下之心非繫於見否也而復汲汲如是者蓋其欣慕之志而已耳伏惟幸察

賀陳丞相書

朱元晦

恭聞制書延拜進秉國均凡在陶鎔孰不欣賴伏惟明公以大忠壯節早負天下之望自知政事費襄密勿凡所論執皆係安危至其甚者輒以身之去就爭之雖未即而天子之信公也益篤天下之望公也益深凜然惟懼其一旦必去而不可留也夫明公所以得此於上下者豈徒然哉今也進而位乎天子之宰中外之望莫不欣然咸曰陳公前日之言天下之言也爭之不得危於去矣而今乃爲相則是天子有味乎陳公之言而將

文新七

廿

卒從之也陳公其必以是要說上前而決辭受之幾矣且天下之事其大且急者又不待此陳公果不得謝而立乎其位必且次第爲上言之爲上行之其不默然而受兀然而居也明矣喜雖至愚亦有是說然今也聽於下風亦旣餘月政令之出黜陟之施未有卓然大異於前日則是明公蓋未嘗以中外之望於公者自任而苟焉以就其位矣喜受知之深切所愧欵未知明公且將何以善其後也請得少效其愚而明公擇焉蓋聞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位者其於天下之事知之不惑任之有餘則汲汲乎及其時而勇爲之知有所未明力有所未足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按援汲引以求其助如拯火追亡尤不敢以少緩上不敢愚其君以爲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爲不足以興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爲不足共成事功一日立乎其位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

有所愛而不肯為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為者亦私也。屹然中立，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推知為其職之所業為者，夫如是，是以志足以行道，足以濟時，而於大臣之責，可以無愧。不審明公圖所以善其後者，其有合於此乎？其有近於此乎？无乃復有進於此者，而熹之愚，不足以知之乎？願亟圖之，庶乎允廷以終慰天下之望。毋使前日之欣然者，更為今日之悒然也。抑熹又有請焉，蓋善嘗辱明公賜之書矣，其言有曰：前輩為大官，不過持循法度，主張公道，知無不言，輔君以德，公行賞罰，進賢退不肖而已。今日事有至難，風俗敗壞，官吏苟且強敵，在則必備，未立如之何其可為也。熹愚不肖，深有所疑，蓋凡明公之所易者，皆古人之所難，而明公之所難者，乃古人之所易也。反覆思慮，不得其說，將以質之左右，而未暇也。今者敢因修慶而冒以為請，伏惟明公試反諸心，而以事理之輕重本末權之，誠知天真難易之所在，而有以用其心焉，則亦无難之不易矣。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願明公留意，則天下幸甚。

文新七

十一

律詩

獻僕射相公

薛許昌

清如冰室重如山，百辟嚴趨禮絕攀。疆虜外聞應喪膽，平人長見及開顏。朝廷有道青春好，門館无私白日閑。致却垂衣更何事，幾多詩句詠關關。

贈寇相公

陳充

十年閑纜濟川舟，今日開懷叙九疇。道合自符伊鼎用，人賢非在傅岩求。寰區更喜民無病，稼穡先知歲有秋。長与聖朝恢壽域，食霞難訪赤松遊。

沙路曲

李賀

柳陰半眠丞相樹，珮馬玎玲踏沙路。帝前簪笏称南山，獨垂重



印押千官金刺篆字紅屈盤沙路歸來聞好語旱火不光天下雨

題相州韓相公榮歸堂

歐陽永叔

白首三朝社稷臣壺漿夾道擁如雲金貂羊看真丞相竹馬尤迎舊使君豈止軒裳誇故里已將鍾鼎勳元勳不須授簡樽前客好幸平津自有文

詩話

老鳳不去

曾魯公公亮自嘉祐秉政至熙寧中尚在魚年甚高而精力不衰故臺諫无非之者唯李復圭以為不可作詩云老鳳池邊蹲不去饑鳥臺上噤无声未幾曾公亦去東軒筆錄

詩占大拜

唐宰相國罷右司員外郎寄寓荆川作詩云印將金鎖二簾用

七新十

十一

王鈞鈞即京兆大拜氣槩詩中已見之矣北窓瑣言

作詩相嘲

楊收王鐸逢皆同年也收作相逢作詩曰須知金印朝天客同是沙堤避路人威鳳偶時皆瑞聖應龍无水謾通神收大嚼之王拜相逢又作詩曰昨日鴻毛万鈞重今朝山嶽一毫輕鐸又怒之

在中書十四秋

真宗時王旦拜平章事外抗四夷內和百姓官吏得職天下富庶祥符之間頌声洋溢旦之力也兩府凡有大事真宗曰曾与王旦議否旦以為可即可其委仕如此陝郊處士魏野以詩寄旦曰聖朝宰相年年出公在中書十四人西祀東封俱礼畢好來相伴赤松遊旦感悟遂求退

登庸夜鉢相傳

邵氏聞見錄范魯公質奉進士主文和凝愛其文以第十三登第謂質曰君之文且冠多士屈居第十三者欲君傳老夫有鉢耳質以為榮有獻詩云從此廟堂添故事登庸衣鉢亦相傳後果為相

# 平章事

歷代沿革

唐太宗貞觀八年僕射李靖以疾辭位詔疾小瘳三兩日一至中書門下平章事平章之名蓋始於此永淳元年以黃門侍郎郭待峯兵部侍郎岑長倩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入銜自待峯等始自是之後終唐之世不能改唐百官志宋舊相特命平決軍國事者凡四人天禧中王文正公以首相告老拜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遇軍國大事不以時入參決公懇辭不拜慶曆初呂文靖公亦以首相求

文新十

方

罷拜司空平章軍國事公辭之元祐初文忠烈公自太師落致仕除平章軍國重事未幾呂正獻公以右揆求去亦除司空同平章軍國事路公五日一朝申公兩日一朝開禧元年初置平章軍國事以命韓侂胄蓋侂胄繫御比申公省同字則其体尤專比潞公省重字則其所与者廣見朝野雜記嘉熙後又加以重字以喬行簡等為之位承相之上大元尚書省致平章政事二人位在左右二相下

羣書要語

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万邦書堯典坐朝問道垂拱平章周典嗣文金鉉重名銀章賈服劉禹錫

代平章事表

古今事實

僕射平章

正觀八年僕射李靖以疾辭位詔疾小瘳三兩日一至中書門

下平章事

家宰平章

裴冕肅宗至扶風召赴行在拜左相代宗立詔攝冢宰固辭以疾乞間日入政事堂平章事帝優之聽入閣不趨為御小延英召對唐本傳

皆先平章

唐李珣曰太宗用宰臣天下事皆先平章謂之平章事

不帶平章

唐裴度奏狀不帶平章事昭愍皇帝謂韋處厚曰度既曾為宰相何无平章事處厚因奏為逢吉所擠裴度自僕射出鎮吳元遂於舊衙減落帝曰何至是耶遂復詔同平章事

天子尊禮

杜佑拜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歲餘乞致仕詔三五日

文新七

廿四

一入中書平章政事佑每進見天子尊禮之官而不名後數年因乞骸骨許之分紀

天下重輕

裴度太和四年詔進司徒平章軍國重事三五日一入中書狀貌不踰中人而神觀爽邁操守堅正善占對既有功名震四夷用不用常為天下重輕同上

中官昇堂

唐故事宰相不預政事堂邀客時海內多務丞相元載等見中官宣傳詔令至中書者引之昇政事堂仍致榻待之李現為相即令去榻

典章書壁

李愚為平章事性剛介往往形言然无人唱和者但至八典之舊章書之粉壁其經緯大畧全无所施

閱表得名

宋璟罷帝欲用張嘉正而忘其名夜召韋抗曰朕嘗記其風操今為北方大將姓張而復名卿為朕思之夜半因觀文臣表奏一閱而得其名遂以為中書侍郎同門下平章事張嘉正傳

上簿署名

鄭紫每以詩託諷中人有誦于帝前者昭宗意其有繆未及因有司上班簿遂署其側曰可礼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鄭紫傳

五日入中書

鄭覃以疾乞去位有詔解太子太師許以五日一入中書商量政事分紀

三日入中書

裴度數引疾不任機事詔三五日一入中書平章政事同上

文新七

七五

對盧杞姦邪

唐李勉以檢校司徒平章事貞元初帝起盧杞為刺史袁高還詔帝問勉曰衆謂盧杞奸邪朕顧不知謂何勉曰天下皆知陛下獨不知此所以為奸邪也時躡其對

絕輔國求相

裴冕為僕射平章事時李輔國驕甚求為宰相肅宗曰以功勳力何官不可但未允朝望如何輔國諷冕聯章薦已帝密謂宰相蕭華曰輔國欲帶平章事卿等欲有章薦信乎華問冕曰初无此事吾臂可截宰相不可得也華入奏帝喜曰冕固堪大用輔國深銜之

乘輿入門

五代盧程自太原觀察判官命為平章事程本非重器驟塵顯位卒止不常受命之日即乘有輿騶導喧沸帝聞呵導之声詢

于左右曰宰相擔子入門帝駭異登樓視之笑

求帶許郡

漢蘇逢吉為司空平章事貪贖貨財无所顧避求仕人稍有物  
力者即遣人微露風旨許以美秩時秦王從曠字永吉至闕下  
逢吉謂王之裔必有重貨乃遣人求先人玉帶且以一郡許之  
永吉辭以素无縱有者不堪奉獻逢吉乃市一玉帶價數千緡  
使永吉償其直

名教宗主

五代趙光逢為平章事當有女真寄黃金一鑑於其室亂離女  
真委化於他土後二十年金无所歸納於河南尹張全義請付  
諸宮觀其舊封尚在兩丁郎廟四退丘園自行五常不欺閭室  
搢紳咸仰以為名教宗主

清白宰相

文新七

六六

宋慶曆間杜衍為平章事苞直宝貨不敢到其門時號為清白  
宰相

足尊老成

文彦博召赴闕既而御史中丞刘摯左正言朱光庭右正言王  
覲俱上言彦博春秋高不可為三省長官司馬公又言若令以  
正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亦足以尊老成矣遂下制如公言事畧

与聞重事

平章軍國事祖宗所以優待元勳董德之意王呂二公所平章  
重事之目不可得而考潞公所謂重事則大典礼大刑政侍從  
管軍三京尹三路帥臣以上乃与聞之比申公去重字則政事  
无所不関第省其常程細務而已朝野雜記

重事参决

天禧元年王旦大尉兼侍中許五日一赴起居每起居日入中

書或遇軍國重事不限時日並令入預參決分紀

大事同議

慶曆二年詔宰臣呂夷簡每有軍國大事與中書樞密院同議以聞以夷簡宿疾在身故有是命同上

大政共議

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詔一月兩赴經筵六日一入朝因至庶堂與執政商量事朝廷有大政令即與輔臣共議

時游庶堂

東坡行呂公著平章制履養封章力求退避朕重失此三益之友而閔勞以万機之煩又云毋廢議論時游庶堂可特授司空同平章軍國事一月三赴經筵二日一入朝因至都堂議軍國事

士艷其榮

文新七

廿七

元祐元年以呂公著平章軍國朝大臣以三公平章軍國事四人其二人則呂公著父子也士艷其榮通畧

使問其年

文潞公彥博平章軍國重事契丹使耶律永昌劉霄來聘蘇軾奉詔館客與使者入覲望見公殿門外契丹改容曰此潞公也耶所謂以德服人者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醜酢事物愈精練少年有不及貫穿古今洽聞強記愈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言行錄

古今文集

雜著

諫同平章事表

李嶠

臣言高品吳千金至奉制加臣銀青光祿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徐泗濠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餘如故者初受恩榮

若登帝自漢退思塵忝如履春冰中謝臣聞以德詔官以勞定賞  
苟或虛受人无勸心臣自守方隅累更時歲荷唐虞宣力之寄  
乏率曾報政之能愧无可稱以答高位豈意聖慈弘獎天澤存  
加以燮贊之崇名被庸虛之陋質懼速官謗有玷大猷伏以宰  
相之職安危是注其在當否繫于慘舒唯以材升例无平進率  
不失德則副蒼生之心苟非其人或致夷戎之哂臣虽愚昧嘗  
覽前言豈敢冒榮遂安竊位輒思事理冀及勳業若以汴河要  
津漕運所切徐方倣授師旅未寧謹當上稟睿謀下貞戎律尅  
期而進屈指可平効衆之先是臣之志既行其事必在正名所  
加節制安敢飾讓至於銀青貴服金鉉重名動績无聞豈宜濫  
及伏乞賜寢前命俯亮愚衷微臣有遂心之宜聖朝无不稱之  
服名器斯慎退讓有聞遐迹聆風孰不知勸

為趙庶子謝平章事表

權德輿

文新七

廿四

祇荷成命捧讀詔書心竄震驚拜抃失所中謝臣聞燮贊化源  
參和鼎爨上合一德以平六符苟非其所繫斯重臣本虛薄  
素无器能徒以文藝獲承代業比有多事陳力清時累叨渥恩  
踐履官序頃歲奉職中禁草詔南宮遂忝左曹列於近侍顧常  
內訟已慮曠官豈謂宸眷特加擢任非據伏自循省不知所安  
且臣去冬尚守郎吏今纔一歲遂備台司苟非全才難塞公議  
虽鞠躬匪懈必不事君之誠而宣化賦政恐累知臣之率生成  
誰報覆餗是憂伏以面奉德音不敢更有陳諫拜章感涕上答  
何階无任荷戴惶惧之至謹奉表陳謝以聞

代杜司徒謝平章表

劉禹錫

臣某言伏蒙獎拔超踐鈞衡屬地大猷昧死陳諫再奉嚴旨不  
令固辭恩厚命輕位高責重中謝臣聞天下安危注意將相處  
論道具瞻之地當總戎作鎮之權虽叶夢而求无聞秉鉞之寄

登壇以拜不兼調鼎之榮授受惟艱伊昔猶尔况臣庸瑣何以  
克堪陛下玄造曲成大明私照俾掌戎律復參廟謨寵光之命  
在臣已極毫髮之效於国何施謹當罄竭微誠奉遵至教仗天  
威以懾不順敷聖澤以遂羣生上分盱食之憂下塞素餐之責  
力誠不足心實念茲伏乞皇明俯賜昭鑒臣恪居官以遐守藩  
維不獲伏謝彤庭陳露丹慊心存闕下同犬馬之恋恩身在淮  
濱仰雲天而結思无任懇悃屏營之至

除文彦博平章軍国重事制 見太師部 鄧潤甫  
除吕公著司空同平章軍国事制 規司空 鄧潤甫

律詩

上平章王相公

魏野

聖朝宰相年々出君在中書十四秋西祀東封俱礼畢好來相

赤松遊

新七

廿乃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七

新集



合省屬部

# 左右丞

**歷代沿革**

漢成帝建始四年置尚書員五人有四丞光武始減其二唯置左右丞掌錄文書期會左丞主吏民章服及騶伯史右丞假署印綬及紙筆墨諸財用庫藏至晉不改晉左丞主臺內禁令宗廟祠祀朝儀禮制選用署吏給假左丞掌臺內庫藏及諸器用民戶租布刑獄軍器督錄遠近文書章表奏事宋齊梁隋皆有是官唐龍朔元年改左右丞曰左右肅機咸亨元年復舊名五代梁開平二年改左右丞為左右侍郎避廟諱也至後唐同光元年復舊宋元祐今尚書左右丞並正一品為執政官大元以為宰相之貳佐治省事

**君筆書要語**

尚書左丞彈八座以下居機密之會斯乃皇朝之司直天臺之管轄傳咸谷李光序

**古今事實**

左君右君

漢制丞郎見二丞呼曰左君右君宋百官志

左綱右轄

白居易為授庾承宣尚書左丞制云吾前命崔從持左綱今乃命承宣操右轄無俾戴劉魏杜專美於真觀中

號曰神人

張謏少修志節性聰明有令之才鄉曲號曰神人除尚書侍郎左丞進對威儀辭言辨遠帝深奇之後漢書

方於管轄

唐劉洎上疏曰尚書萬機是為政本是以八座比於文昌二丞

方於管轄

八座畏憚

晉荀晞為左丞廉察諸曹八座已下皆側目憚之

二臺肅清

晉劉暉為尚書右丞正色在朝二臺肅清

臺閣自肅

晉傅咸為右丞臺閣大小望風自肅諸公贊

郎吏修整

韋弘景素以鯁亮稱及拜左丞居綱轄之地郎吏望風修整

職稱朕望

唐戴胄拜尚書右丞尋遷左丞太宗謂胄曰尚書自天下綱維

百司所稟若一事有失天下必有受其弊者今無令僕保之於

卿當稱朕所望也胄性明敏斷明速議者以為左右丞稱職

武德以來一人而已

功滿詔留

黃香拜左丞功滿當還詔書留增秩拜尚書遷僕射東觀漢記

豪貴拂席

王維以詩名盛於開元天寶間諸王駙馬豪貴之家無不拂席

迎之乾元中為尚書右丞

有司供帳

張說代源乾曜為左丞視事之日上勅所司供帳設音樂內出

西食御製詩一篇以叙其事

記令史名

劉覽除尚書左丞令史七百人一見並記姓名當官清正無所

私

對三騶飲

南史尚書丞丞給三騶謝幾卿性不拘朝憲嘗預宴遊死不得醉而歸因詣道邊酒廬停車褰帷與車前三騶對飲觀者如堵幾卿處之自若

上殿不下

吳賀琛遷尚書左丞并參禮儀事琛前後凡郊廟諸議多所創定每見高祖與語常移晷刻省中爲之語曰上殿不下有賀雅琛容止都雅故時人以此呼之

至門不開

北齊張耀爲尚書左丞文宣近出令耀居守文宣夜還耀不開門勒兵嚴備火至看面然後開迎文宣笑曰君欲學郢君章也賜以錦袍以其忠勤遂見親待

文新八

不置僕射

唐貞觀中宇文節爲尚書右丞明習法令以幹局見稱江夏王道宗嘗以私事託於節遂奏之太宗大悅賜帛二百疋勞之曰朕不置左右僕射者正以卿在省耳

怒對宰相

顏真卿爲尚書左丞代宗車駕自陝府還真卿請先謁五陵孔廟而後還宮宰相元載謂真卿曰公所見雖美其如不合時宜何真卿怒而前曰用舍在相公言者何罪然朝廷事豈堪相公再破除邪載深銜之

奏求良田

隋楊汪爲兵部侍郎數年文帝謂諫議大夫王達曰卿爲我覓一好左丞達遂私於汪曰我當薦君爲左丞若事果當與良田爲報汪以達言奏之達竟獲罪尋拜汪尚書汪明習法令果於

割斷時號稱職

劾競銀密

隋郎茂為尚書左丞時工部尚書宇文愷右翊衛大將軍于仲文競河東銀密茂奏劾愷位望已隆祿賜優厚茲奏去織寂爾無聞求利下交曾無愧色仲文大將軍近臣趨侍階庭朝夕聞道虞芮之風抑而不慕分銖之利知而必爭何以貽範庶僚示人軌物愷與仲文竟坐得罪

羨錦令製

崔思謙初拜右丞奏曰陛下為官擇人非其人則闕今不惜羨錦令臣製之此陛下知臣之深亦微臣盡命之秋

挽弩自射

晉郤詵為尚書左丞糾吏部尚書崔洪洪曰我舉郤丞而還奏我此為挽弩自射詵聞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為司馬厥以軍法

卷八

四

戮宣子之僕宣子謂諸大夫可賀我矣崔侯為國舉才我以才見舉唯才是視各明至公何故斯言洪聞悅服

歷園按火

趙洵為監察御史時禁中失火火發處與東宮相近代宗疑之洵為巡使俾令即訊洵因歷園按據迹狀乃上直中官遺火所致也既奏代宗稱賞德宗時在東宮常感洵究理詳明及刺衢州年考既深與觀察使韓滉不相得滉奏免洵官德宗見名謂宰相曰豈非永泰初御史趙洵乎對曰然即日拜尚書左丞

當食批案

唐楊昉為左丞時字文化及子孫理資陰朝廷以事隔兩朝且親族眾多為言左司未詳其案狀訴者以道理已成無復疑滯勃然通昉昉曰適朝退未食食畢當詳案訴者曰公公未食亦知天下有累年羈旅者乎昉命案立批之曰父殺隋主子訴隋

資生者猶配遠方死者無宜更叙時人深賞之

短偃曲鈞

唐崔善為武德中歷尚書左丞其甚得時嘗諸曹惡其聽察因其身短而偃嘲之曰崔子曲如鈞隨例得封侯爵上全無項習前別有頭高祖聞勞勉之因購流言者加其罪

懦被擲器

晉王國寶因酒坐怒右丞祖台之攘袂呼喚以盤盞樂器擲台之為有司所彈烈宗詔曰國寶縱肆情性其不可長台之懦弱非監司體其免官

古今文集

雜著

王右丞制

元厚之

朕循唐制復文昌府以令僕執國大政而丞為之式禮復秩峻

文新八

五

茲謂輔臣具官某亮直清明有猷有守服在禁近厥聞惟休茲用命爾以中大夫正秩于右轄於馭庶習雖逸法艱為初凡厥有官弗祗弗迪亦惟朕政未發于中其能允諧時汝之任往服朕命厥惟懋哉

蒲左丞制

元厚之

同右丞某官問李才猷該洽通敏自朕識拔揚于禁嚴是用命爾以中大夫正秩于左綱於馭若昔大猷訓迪在位時朕忱汝協濟茲惟祗辟可以肅列曹惟若德可以熙庶績圖休于永冀尚懋哉

劉摯尚書右丞誥

蘇子由

漢御史大夫能任其職則為丞相近世中執法議論不撓亦補執政昔我仁宗優養正士開受直言時則有若包拯張昇之流咸以敢言獲聞大政舊俗已遠此風寂寥容悅相承亦棄不用

朕追懷先正選建忠賢謗謫之聲庶幾前烈具官劉摯早以御史小事裕陵力陳是非不避權寵十年流落志氣不衰召置臺端首開正論進任中司之要屢開白簡之言風聲凜然國是以定朕欲試其行事之實是用付以右轄之權治忽所關寄任尤重夫以言責人甚易以義持已實難爾其勉之毋使輔政之功不若言事之效

謝除尚書右丞表

蘇子由

渙汗之恩已行而不反樞機之志雖勤而莫伸上愧鴻私下慙公議恭惟 皇帝陛下接堯舜之統蹈成康之仁體貌先正耆老之臣揀拔後來翹秀之士俛仰六載前後幾人坦然公明故不私賢否之實穆然淵默故坐照情偽之真臨御又則鑒愈明得失分則下無隱如臣者西南賤士章句少儒早歲猖狂偶竊方聞之選中年流落既安縣尹之卑遭時乏人致位近侍跌宕文墨之囿囁嚅議論之場舉皆空言安有实效顧惟省轄之重實參國論之餘豈無遺賢遽及微品地寒資淺何以望三事之餘光才短力罷安能越六聯之滯論雖復黽勉就職愧歎何言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天地之仁曲成草木之陋父母之愛不錄子弟之非將建大厦以覆群生故收衆材而無棄物然臣負過其力受非所容惟有潔已無私或不孤於托付引類自助幸得免於顛躋不渝始終少吝恩造

為樊左丞讓官表

臣某言伏奉今月二十八日制除臣尚書左丞寵命俯臨慙頽自失泛大鯨之海但資鳧搖載臣鼈之山未如因重臣聞尚書百揆翊亮萬機故天上尊北斗中樞陛下有南宮左轄晉昇孔坦諒直當時漢拜揚喬閑練故事庶得百僚有憚於會府諸侯取法於京師臣實謏才謬登清貫握蘭起草昔系朝經剖竹頒

條近貽人瘼情歷中外無聞声庸版圖再緝貢賦未均於九州  
銅印更操威儀不檢於三署次郎補缺豈易其人聖主求才宜  
難此受竊謂勞求俊乂側訪瓌竒必使德合準繩言成綱紀興  
化致理時無尚言况安上必在於薦賢危身莫踰於曠職儻蒙  
垂收紫渙何矜丹誠愚臣保陳力之言聖鑒有責成之地無任  
覲冒惶悚之極謹詣朝堂奉表陳讓以聞臣所讓入別狀封  
進

古詩

上韋左丞二十韻

杜甫

鳳歷軒轅紀龍飛四十春八荒開壽域一氣轉洪鈞霖雨思賢  
佐丹青憶老臣應圖求駿馬驚代得麒麟沙汰江河濁調和鼎  
鼎新韋賢初相漢范叔已歸秦盛業今如此傳經固絕倫豫樟  
添出地滄海闊無津北斗司喉舌東方領縉紳持衡留藻鑑聽

文新八

履上星辰獨步才超古餘波德照鄰聰明過管輅尺牘倒陳遵  
豈是池中物由來席上珍廟堂知至理風俗盡還淳才傑俱登  
用愚蒙但隱淪長卿多病久子夏索居貧回首驅流俗生涯似  
衆人巫咸不可問鄒魯莫容身感激時將晚蒼茫與有神爲公  
歌此曲涕淚在衣中

贈韋左丞丈濟

杜甫

左轄頻虛位今年得舊儒相門韋氏在經術漢臣須時議歸前  
列天倫恨莫俱鴟原荒宿草鳳沼接身衢有客雖安命衰容豈  
壯夫家人憂凡杖甲子混泥塗不謂矜餘力還來謁大巫歲寒  
仍顧遇日暮且踟躕老驥思千里飢鷹待一呼君能微感激亦  
足慰榛蕪

參知政事

歷代公華

後魏古弼為尚書令參知政事隋蘇威高穎等參預朝政唐劉洎張文瓘皆參知政事魏徵杜淹等已相趙普畏其專將擇官以為副而難其名稱召陶穀問曰下丞相一等有何官對曰唐有參知機務參知政事今可用之遂命薛居正呂餘慶為參知政事仍令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止令就宣徽使厅上視事殿庭別設塼位於宰相後勅尾書銜降宰相數字月俸雜給半之蓋帝意未欲令居正等名与普齊也會要。史臣錢若水等曰按唐高宗嘗欲用郭時宰參知政事復以其資淺止令同承受平章事亞於參政矣穀言失之開寶六年詔參政薛居正等於都堂與宰相同議公事又詔中書門下押班知印宜令與居正等同知雍熙四年御史言文德殿常朝百官皆有塼位唯參知政事

文新八

八

未有詔令依位排砌至道元年詔參政与宰相分日知印押正衙其塼位先異且合為一並得升都堂二年詔自今參知政事不知印押班塼位列宰相後不升政事堂然押勅齊銜行並馬至今不易參政行丞相事多不踰年淳熙初葉夢錫龔夬之行丞相近二年言者以為懷私嘉泰許深甫為參政命陳勉之兼權又除袁起巖蓋二員也嘉定初命雷季仲姜彥發樓大防亦二員遂為故事天元尚書省置參知政事二人為宰相之貳佐治省事

羣書要語

參聞政本職重端副唐李靖制宜緝台階之政唐崔日用制燮贊化原參知鼎實柳子厚代謝表擢

參相府貳秩台衡楊億謝表須陪議於宰涂賜魯公亮批豫大政於萬機下丞相之一等笑錄贊貳國鈞參圖廟論歐陽樞貳職侍講金華紫府引真參謀玉鉉陳希烈制參聞政道陪



貳宰司 賜曾公亮批

詩句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 太宗賜蕭瑀

**古人之事實**

崔湜文詞

唐崔湜初執政也年二十七容止端雅文詞清麗嘗暑出端門下天津馬上自吟曰春還上林苑花滿洛陽城張燕公時為工部侍郎望之杳然而歎曰此句可效位可得其年不可及也翰林盛事 本傳

戴胄忠直

唐戴胄為尚書參預朝政太宗嘗謂群臣戴胄於我无骨肉之親其实忠直万行情深体國

諭除銀鈎

隋蘇威与高穎參掌朝政威見宮中以銀為幔鈎因盛陳節儉之美以諭上上為改容彫飾舊物悉命除毀 本傳

解賜佩刀

唐魏徵知門下省事詔朝章國典參議得失他日宴群臣帝曰納忠諫正朕違為國家長利徵而已雖有古名臣亦何以加親解佩刀以賜 本傳

貢金不受

褚遂良進黃門侍郎參綜朝政莫難支貢金遂良曰討弑君之罪不受其賂 分紀

進爵以酬

唐戴胄為吏部尚書參預朝政太宗嘗謂群臣戴胄於我無骨肉之親但其忠直厲行情深体國事有機要無不以聞所進官爵以酬厥勞尔 本傳

蹈履仁義

魏證与杜淹等以秘書監參預朝政上問徵与諸葛亮孰賢云  
帝曰徵蹈履仁義以弼朕躬致之堯舜雖亮无以抗本傳

勤行仁義

魏證字元成正觀三年以秘書監參預朝政於是帝即位四年  
天下大治蠻夷君長襲衣冠帶刀宿衛東瀋海南踰嶺戶闔不  
閉行旅不齎粮取給於道帝謂群臣曰此徵勸我行仁義既効  
矣本傳

參掌機密

魏文帝即位劉放孫資轉為左右丞參掌機密評曰劉放文翰  
孫資勤謹並管喉舌權聞當時三國志

輔贊聖德

施大資點字聖与自除簽書未一日即參大政總軍國之務者  
凡六載所建明為多尤以輸忠切諫輔贊聖德為心言行錄

守道耿介

唐蕭瑀復參預朝政帝曰武德季太上皇有廢立議瑀於尔時  
不以利怵死懼社稷之臣也因賜詩曰疾風知勁草版蕩識誠  
臣又曰公守道耿介古无以過然善惡大明或有時而失瑀頓  
首謝曰既蒙教又許以忠亮虽死日猶生年也本傳

風範端凝

李沆嘗侍曲宴太宗目送之曰李沆風範端凝真貴人也俄除  
參知政事賤涼

剛毅守節

薛簡肅公奎字宿藝拜參知政事公入謝上曰先帝嘗言卿可  
用吾今用卿矣公感激自勵而素剛毅守節不苟合既与政尤  
挺立無所牽隨言行錄

剛正立朝

魯肅簡公立朝剛正嫉惡少容在政府七年務裁抑僥倖不以名器私人同上

稱為五貴

隋蘇威宇文述裴矩裴蘊虞世基參掌朝政時人稱為五貴蘇威傳

不直一錢

李昉素與盧多遜善待之不疑多遜知政事諳昉於上前人有言於昉曰盧與我厚不當爾後盧敗昉知政事及盧事昉頗為揮解之上因言曰盧多遊常毀卿不直一錢昉乃信上由此益重昉常目之為善人

真宰相才

寇萊公準召為參知政事嘗奏事切直太宗怒起輒攀帝衣復坐事決乃退太宗曰此真宰相材也太宗實錄

真台輔器

趙公普為相呂端為參政嘗語人曰吾觀呂公奏事得嘉賞夫嘗喜遇抑挫未嘗懼亦不形於色真台輔之器也

中書總目

歐陽文忠公脩字永叔公在政府凡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為總目遇事不復求之有司公與韓公同心輔政每議事心所未可必力爭韓公亦開懷不疑故加祐之政世多以為得言行錄

天章條事

范文正公仲淹字希文為參知政事每進見上以太平責之既而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於前公退而條列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言行錄又宋元憲公庠帝召二府天章閣觀書上出詔目問天下利病事公時

參知政事獨進曰臣等願至中書條上既退草數千言奏之後皆施用同上

### 兼權密院

趙忠簡公鼎字元鎮宰執奏事上詔孟庾沈与求並兼權樞密趙鼎曰仁宗陝西用兵宰臣兼樞密今臣既兼而參與亦令兼權則事歸一躰無前入所謂密院調兵而三省不知三省財竭而密院用兵不止者矣言行錄

### 同議邊事

紹興四年六月臣僚言仁宗皇帝康定初陝西用兵知樞密院晏殊言近詔邊事宰臣參議而參知政事獨不與聞乞自今並許同議仍令書檢帝曰議政之臣所當同因休戚詔皆從之望檢會康定故事應密院邊事之大者詔參知政事同議仍書檢詔依見行條例仍自今三省官通書檢中興會要

新八

### 面議政事

趙清獻公抃字閱道參知政事感激思奮面議政事有不盡者輒密啓聞上手詔嘉之公与富弼曾公亮唐介同心輔政率以公議為主言行錄

### 前陳利害

王文忠公堯臣字伯庸在政事堂議論有所不同必反復切劘至於是而後止不為獨見在上前所陳利害甚多言行錄

### 前辯是非

唐質肅公介拜參知政事与同列論政事未嘗阿屈雖在帝前必究功辯析要是非之歸帝以是益敬信之而天下翕然想望其風采一日語諸子曰吾備位政府知無不言桃李固未嘗為汝等栽培而荆棘則甚多矣

### 論禁朋黨

慶曆四年上與執政論及朋黨事參政范仲淹對曰自古以來邪正在朝未嘗不各為黨不可禁也在聖賢辨之耳誠使君子相朋為善其於國家何害悚水記聞

今薦人材

趙忠簡公鼎在洪二年召還除參知政事上令鼎薦人材公即以朱震范同呂祉陳橐呂本中林季仲薰蔡上之言行錄

面折賈琰

竇儻與賈琰同事太宗府中太宗嘗與諸王府射琰稱贊而多矯誕儻叱之太宗不樂因罷會曰太祖出儻陞州後為參知政事太宗謂曰卿何以至此曰陛下以藩邸舊恩至此太宗曰非也卿嘗面折賈琰賞卿之直耳職源

頭歐劉樹

後魏古弼太武時為尚書令參知政事方欲奏除滅苑囿遇太武與劉樹圍棊弼摔樹頭歐其背太武奇弼公直皆可其奏以與百姓通鑑

取法韓歐

周益國文忠公必大除參知政事上曰近見卿遇事殊不依違執政之於宰相事任非遠自當和而不同公曰韓琦歐陽脩殿上日有所爭退則懽然無間最為可法言行錄

勞曰裴度

慶曆中具州兵士王則反明鎬師久無功參知政事文彥博請行上欣然委之凱旋除平章事及見上勞之曰卿朕之裴度也職源

太平宰輔

王文正參預朝政一日便殿論邊事退文正歎曰何日邊候徹警使吾輩得為太平宰輔李文靖公不答至中書召文正語之

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譬人右疾常在目前則知憂而治之言行錄

清優學士

孫夢得為參知政事曰俸祿差厚爾與學士亦不甚相遠但清優不如學士而勞責過之東齋記事

自節度除

丁謂自保信軍節度使知江寧召為參知政事以當降麻盛文肅為學士以為參知政事合用舍人草制遂以制除丁甚銜之倦遊錄

與相職均

張方平除參政制曰參議大政雖下丞相一等至於坐斷廟堂之論上則幹元化以調四時下則鬯至仁以澤萬類近則群元仰首以承德遠則殊俗交臂以待命蓋與宰相之職業均丁殊

一負押麻

凡鎖院文臣取事官承務郎釐務官通直郎以上明日赴文德殿聽麻宰相樞密皆不往惟輪參政一負押麻卷自內出閣門啓御封兩吏對展宣贊舍人南面擗笏叉手摘首尾詞及階官以授參政參政付中書吏百官不拜而退若大詔令及冊后之類則宰相文武百僚俱入淳熙王堂雜記

輪日知印

至道元年詔自今參知政事宜與宰相輪日知印押正衙其位埒先異位且合為一商議軍國政事並得升都堂閏七月衝改會要

乘傳赴闕

淳化四年知大名府趙昌言乘傳赴闕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即日赴中書視事長編

轉官加階

王冀公以參知政事判大名府召還加邑封契丹方講好真宗欲重其事冀公入謝特命以衣帶鞍馬賜之自後二府轉官加階勳封邑入謝皆有對賜分紀

虜喜得人

薛簡肅公奎拜參知政事公嘗使契丹議論服其坐中及間公用皆喜曰是得人矣六一文

行且相卿

契丹謀入寇畢文簡公士安首疏五事帝多納用中書闕相乃進公參知政事帝曰未也行且相卿言行錄

魚頭公

魯肅簡公參大政樞密使曹利用恃權驕橫公屢折之帝前時貴戚用事者莫不憚之目為魚頭參政因其性且言骨鯁如魚

頭也同上

骰子選

丁謂作參政或率楊文公賀之公曰骰子選耳何足道哉東齋筆記

魏證批鱗

魏證參預朝政帝曰人言徵卒動疏慢我見其妖媚耳對曰陛下導臣使言臣不敢數批逆鱗哉本傳

丁謂拂鬚

丁謂參知政事嘗會食於中書有羹汚中書冠准鬚謂與拂之準曰君為參預大臣而與官長拂鬚耶謂顧左右深愧恨之

召母賜坐

賈黃中兩受詔知貢奉多揀拔寒俊號為無私又掌吏部選事品藻精當上益知其才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召見其母王氏賜

坐與語曰教子如此真所謂今之孟母也因賦詩以美之賜予  
其厚當子畧

加父優恩

參知政事父見其進拜者盧宋瑤吳正甫與尚書張公安道樞  
副陳堯叟張文孝晏文肅田登用而朝廷多優加其父因命焉  
春明退朝錄

不交一談

張洎為給事中參知政事與寇準同列先準知吏部選事洎掌  
考功為吏部官屬準年少新進氣銳思欲老儒附以自大洎夙  
夜坐曹每冠帶候準於省門揖而退不交一談準益重之後既  
同秉大政準亦忌之洎奉事準愈謹政事一決於準無所參預  
不曉一句

文新八

十一夕

張洎為參知政事嘗越次奏曰呂端等備位廊廟上有所詢問  
乃默然不言深失訐謨之體端曰洎雖有所言皆不過佯揣陛  
下意耳上默然明日洎上疏徵賈捐之棄珠崖事願棄靈武以  
省閩隴餉餽上初有意既而悔之覽奏不悅却以付洎謂曰卿  
所謂朕不曉一句洎皇恐流汗而退

同議都堂

會要開寶六年六月詔參政薛居正呂餘慶於都堂與宰相趙  
普同議公事

坐退思巖

曾宗道為執政營一小室畫山水朝退獨坐謂之退思巖雖妻  
子亦不許入 国老閑談

古今之文集

雜著

蔡參政制

元厚之



勅卿輔之任爲朕股肱惟高謀博識可以濟太平之功惟同德  
一心可以成天下之務居嘗遴選尤謂才難具官某孝足以造  
微智足以適變向繇禁近遂長憲臺繩愆糾繆而多所贊襄指  
佞彈邪而無所迴隱維持大法以尊君愛國爲心排沮異端以  
陳紀立經爲務詢求列位尔實忠嘉斷自朕心進參大以夫惟  
以公滅私則無朋淫之毀以忠事上則有輔德之休祗服訓辭  
往欽朕命可特授

章參政制

元厚之

勅朕若稽古正名千百工惟門下二品副侍中之職與聞國論  
實左右予具官某稟資雋明通達治體嘗陪宰府出殿帥藩今  
茲命尔躋秩于東省尔其念哉民之利病在賦政之之臧否在  
官人官非其人政或失當出納自尔往惟欽哉

讓知政事表

李嶠

卷八

十七

有命自天光寵踰量如集于木啓敷失圖中謝臣聞簡賢任能  
百揆所以時叙謬官失職九流於是咸曠隆替所寄義不可輕  
臣才實凡庸志無遠大叨預簪纓遂升臺閣踐金門而遊石室  
掌狐史而參鳳綸被蜉蝣之衣徒切榮寵接鴛鴦之羽又慙尸  
曠甘受妨賢之責忽承非次之恩廼使參預機衡獻替帷幄持  
濟巨之舟楫味和羹之醯醢以挈瓶之智陪負鼎之遊將何以  
祗奉帝帷弼亮皇極况丹青所運鼓毒通於四時鑪錘所裁網  
紀行於万俗動關政體豈易其人臣才缺行踈藝殫術淺同子  
房之多病異吳漢之強力策支離之杖未振其軀資擁腫之材  
豈勝其任將恐貽災傾餗取辱敗軍喪失駟名夫豈足惜害公  
撓法茲焉是懼敢緣陳力之義輕布由衷之請伏冀九霄垂澤  
三舍迴光躡臣不移之愚矜臣難奪之志特停過謬改命才賢  
則器滿之凶不累於凡鄙棟隆之吉永光於聖代

辭免參知政事表

歐陽脩

職參論道宜極選於一時授匪其人實駭聞於衆聽恩命所被  
踴踏難安中謝伏念臣本乏材能徒緣幸會列于侍從白首无  
聞置在樞機素殫已甚雖聖主之恩天地曲示含容而朝廷之  
事毫釐動關利害宜止曠官之誚每懷誤國之憂矧惟政事之  
臣實代天工之任俾之贊貳宜擇材賢伏望  
皇帝陛下  
收誤獎之恩廣僉諧之訪憫疲駑之已試備見无庸求俊又以  
在廷擢之不次俾或安於舊職異免速於罪辜報效之誠殞糜  
後已

謝除參知政事表

歐陽脩

贊貳國鈞參聞妙論謂宜不次之選異得非常之材乃以叙遷  
比之承乏誤恩過被訴讓靡從中謝伏念臣少迫賤貧偶勤孳  
問儒者博而寡要况匪多聞文章世之空言豈能適用徒以早

文新八

十一

遘亨嘉之會驟蒙獎擢之私叨言語侍從之流逮今踰紀玷出  
納樞機之任初乏可稱幸先彈理之未加每欲逡巡而忍去敢  
期睿眷俾与政機優以寵章進其爵秩望非意及榮与憂并此  
盖伏遇 皇帝陛下堯德聰明禹躬勤儉博求俊乂以濟治康  
謂臣既樸且愚必能循於中謹雖庸而懦尚可策其疲駑猥以  
備員遂茲冒寵敢不益堅素守自勉不強惟殫犬馬之勞上答  
乾坤之造

辭免參知政事劄子

樓鑰

承命下臨抚躬增惕竊以中書之本万化固資參預之良近弼  
之有二臣足称倚毗之重敢言推擇誤及凡庸伏念臣游點從  
班叨塵宥府才再周於月瑄已疊被於恩綸玩愒自慙於事功  
而何補衰疲既甚况疾病之復侵方將俟使介之旋便請掛衣  
冠而退忽驚寵渥俾与政機載攷舊章間有二人之同列若稽

近比未聞兩地之贅員伏望 皇帝陛下俯察由衷曲於過分  
收還成渥願亟賜於俞音茂東英才以共扶於具運

辭免參知政事表

樓鑰

進參政柄誠出誤恩冒貢遜函未回淵聽存布懇祈之切敢辭  
俯區之恭中謝伏念臣才不逮中身今既老十載排根之已甚  
實倍費於保全一朝收召而復還又屢叨於褒擢非敢忘知止  
之義蓋欲堅圖報之心今則疾疢交侵徒強顏而自覩年齡云  
迈顧納祿之未能使在旬月之間稍有毫釐之補序迂而上已  
分已逾而况據案牘而書名雖具負而何益對冕旒而奏事无  
長策之可陳誤寵所加群言必駭伏望 皇帝陛下念經綸之  
事重思輔贊之才難別選英髦俾作調元之助毋容衰瘁更詒  
濫吹之譏或畀舊班俯存孤迹

謝除參知政事表

樓鑰

充貳樞庭方慙玩偈晉陪宰路遽被推迂倍深臨谷之危莫遂  
循墻之請中謝竊以朝廷建輔弼天子之四鄰政事參聞下丞  
相之一等定名稱於乾德復官制於建炎必求異能乃副隆委  
伏念臣頽齡景迫壯志日凋再掌吏銓但守停年之格濫居宥  
府未寬思眈之憂雖粗竭於謏才終莫裨於末議負二且去有  
七井堪宿恙漸侵將顛天而致禱誤恩狎至真踏地以靡遑况  
秉鈞當軸之虛負而知印押班之分日兼與漢章之約仍從商  
皓之游命服匪頒復賜天閑之駿爰田增衍更開公社之封昔  
在本兵尚為僥冒茲叨助理尤懼曠瘳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盛德又新至誠樂與折衝禦侮坐底於外寧聚精會神力先於  
內治東求俊乂實在弼諧肆令衰退之蹤亦忝延登之數臣敢  
不益殫愚慮仰贊宏規曰都曰俞願竊慕賡歌之喜知足知止  
庶幾從告老之私

某聞古之君子立而相天下必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而役使之故人得盡其材而樂出乎其時今也其材不足以任劇而又多病不敢自蔽而數以聞執事矣而閣下必欲使之察一道之吏而寄之以刑獄之事非所謂因其材力之所宜也某親老矣有上氣之疾日又比年加之風眩勢不可以去左右閣下必欲使之奔走跋涉不常乎親之側非所謂因其形勢之所安也伏惟閣下由君子之道以相天下故某得布其私焉論者或以爲事君使之左則左使之右則右害有至於死而不敢避勞有至於病而不敢辭者人臣之義也某竊以爲不然上之使人也旣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則使之左而左使之右而右可也上之使人也不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上將无以報吾君下將无以慰吾親然且左右惟所使則是無義無

命而苟悅之爲可也害有至於死而不敢避者義無所避之也勞有至於病而不敢辭者義無所辭之也今天下之吏其材可以備一道之使而无不可爲之勢其志又欲得此以有爲者蓋不可勝數則某之事非所謂不可辭之地而不可避之時也論者又以爲人臣之事其君與人子之事其親其勢不可得而兼也其材不足以任事而勢不可以去親之左右則致爲臣而養可也某又竊以爲不然古之民也有常產矣然而事親者猶將輕其志重其祿所以爲養今也仕則有常祿而居則無常產而特將輕去其所以爲養非所謂爲人子事親之義也其某之材固不足以任使事矣然尚有可任者在吾君与吾相處之而已尔固不可以去親之左右矣然任豈有不便於養者乎在吾君与吾相處之而已尔然以其之賤未嘗得比於門墻之側而慨然以鄙樸之辭自通於閣下之前欲得其所求自常入觀之宜

其終齟齬而無所合也自君子觀之由君子之道以相天下則  
宜不為遠近易慮而不以親疎改施如天之無不燾而施之各  
以其命之所宜如地之無不載而生之各以其性之所有彼常  
人之心區區好伎而自私不恕已以及物者豈足以量之邪伏  
惟閣下垂聽而念焉使天下士無復思古之君子而樂出乎閤  
下之時而又使常人之觀閣下者不能量也豈非君子之所願  
而樂者乎冒黷威尊不任惶恐之至

與鄭參政劄

朱晦庵

山野伉拙處世不諧然自少日即蒙當世一二鉅公教誨期許  
待以國士居常厲志不敢少貶以辱其門亦庶幾得因濟會少  
有毫髮以自效於當世不意莫年此志不遂而又適遭時論大  
變威福下移忠賢奔波海內震駭病中聞之憤悶鬱結覓死無  
路亟欲草疏自通幾或開悟而子弟諸生交謁更諫以為如此

新

十一

適增國家之累而無益紛拏累日疾勢遂侵此乃窮命使然是  
亦無足言者今若得以因病辭官并脫無名之職則與世長辭  
含笑入地無所恨矣伏惟參政矜憐有素切望乘此機會曲賜  
保全萬一更有纏撓不遂所懷則喜素心尚在本未能平一旦  
遇事感觸不能自已更以垂死之年自貽投竄之禍亦非參政  
之所欲也抑時事如此有識寒心而參政從容其間未肯身任  
其責此亦中外所深疑者而喜猶竊恐高明之有待而發也不  
知其果然耶其不然耶如其果然則安危之機相去日遠亦不  
可以少緩矣垂絕之言無復倫次唯此一念炳然如丹伏惟明  
公念之

詩話

作釣魚詩見前參政類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八

新集

南江 富 大用 時可編

今省屬部

# 左右司郎中 員外郎

**歷代沿革**

隋煬帝三年尚書都司始置左右司郎各一人品同諸曹郎從五品掌都省之職唐武德初首正觀初復置改為郎中龍朔二年改為左右承務咸亨中復舊名掌副左右丞所轄諸司事天后永昌元年復增置左右司員外郎各一人神龍初首後復置宋朝以為階官元豐正名始實有職掌左右司郎中各一人員外郎各一人凡四員掌奉諸司之綱紀號為都司亦曰左右曹元豐六年都司置御史房主行彈劾御史按察失職七年御史房置簿以書御史六

曹官糾核之多寡當否為殿最紹聖初詔都司以歲終點檢六曹稽違太多者其姓名取旨二年詔御史臺察六曹稽緩違失者送左司記定建炎三年以置檢正省左右司二員明年復隆興元年詔左右司郎官各差一員減罷二員二年詔左司書擬吏戶禮機速房右司書擬兵刑工賞功房文字後以右司掌刑房事任為劇乃置二員大元左司掌總察吏戶禮三部受事傳事右司掌總察兵刑工三部受事付事各置郎中員外郎都事其屬有祗候郎君架閣庫管勾同管勾等

**君筆書要語**

三公天子之股肱掾屬三公之喉舌洪桂官是傳二  
十四司呼左右司為都公唐書董正六曹 弥淪

省闈 紀綱 百司 左右司掌受付六曹之事而率正文書之

稽失 四朝志 率稽違署符自知宿直為丞之貳六典掌率諸司

之綱紀与百寮之程式以正邦理以宣邦教同上位膺列宿爵  
綰通班總八座之繁司承万幾之要務鏘々會府掌北斗之璣  
衡肅々礼闈握南宮之樞奧張鷟効許鑑文尚書政本左右司  
綱紀之地故郎選異於諸曹南豐擬制都司分治六官事无巨  
細畢陳于前若網在綱振之則率弛之則廢栞城除孫奭制中  
臺都司主以郎吏非獨付受書奏亦以助正紀綱除張柬之等  
制升冠都司之右趙及制都司紀綱之地非習知臺閣故事不  
在茲選同上參訂左曹參訂右曹同上

**女史之事實**

毗佐助鼎

太尉司徒司空長史秩比千石號為毗佐三台助鼎和味應邵  
漢宮儀

台佐加貂

文新九

褚球字仲宝為司徒右長史加貂佐加貂始自球南史

玄冕黻裳

隋煬帝始置左右司郎各一人宋因改曰郎中服章与諸司郎  
中並同玄冕五旒衣无章裳刺黻一章兩梁冠

玄纓纁裳

天后永昌元年始置左右司員外郎各一人時顧琮自侍御史  
陳元懷真以洛州司戶迁其朝服与諸司員外郎並爵弁玄纓  
簪導青衣纁裳一梁冠

以文辭薦

白敏中字用晦為左司員外郎武宗唯聞白居易名欲召用之  
是時居易病足宰相李德裕薦敏中文辭類其兄而有器識

以詳整稱

武元衡字伯蒼迁左司郎中詳整任職時以詳整稱重

勵志獨立

隋骨儀為右司郎中于時政漸濁亂貨賂公行士夫變節而儀勵志守常介然獨立隋書

草疏極言

張拭字敬夫除右司員外郎知閣門事張說除簽書拭夜草手疏極言其不可且詣宰相質責之宰相歎憤不堪而上獨不以為忤親札疏尾付宰相使諭旨拭復奏上意感悟命得中寢楊誠齋集

精簡得人

太宗朝劉洎上疏曰尚書乃機乃為政本比者綱維不卒並為勳親在位品非其任功勢相傾將救茲弊且宜精簡四員左右丞左右司郎中如並得人自然綱維一卒亦當矯正趨競豈惟息其稽滯哉唐書

掄選有序

吳王潛為左司郎中典選事時喪亂之後官失其守甲簿湮沒潛雍容款接坐客常滿隨才而接人人自以為得徐知誥相吳掄選有序潛之力也九國志

公厅決事

劉摯傳摯迂右司郎中初宰掾每於執政分厅時請間白事多持兩端伺意旨摯始請以公礼聚見共決可否

都堂坐白

張維字振綱留為左司郎中遇事有未便輒詣都堂坐白或甚曰瑣々辨切非朝官体公曰都司助調鼎實幾微所關若視吏籤擬輒涉筆書不置可否安用我輩耶晦庵集

沮大臣議

倪濤字巨濟迂左司員外郎朝廷議有事燕雲大臣爭先決策



為固位計濤獨曰天下久平士不習戰軍儲又屈无輕議以貽後患宰相王黼怒曰左司敢沮軍耶罷之東都事略不傳

宣都司力

葉顥除右司時孝宗初即位欲清中書之務增宰士之員公膺首選迁左司一日帝召諫官曰葉顥在都司二年其宣力然与宰相為朋黨諫官對曰臣不識葉顥聞之公論不然因其陳求外補意帝默然良久曰非卿則朕无以知此人越翌日除吏部侍郎兼權給事中楊誠齋集

書數曾布

陳瓘為右司員外郎以書獻曾布曰尊私史而壓宗廟緣邊費而壞先政皆閣下之過也布讀之大怒辨論移時瓘指事叙言辭色不撓堂吏比肩竦觀又以日錄辨國用須知繳申三省遂出知泰州丁未錄

文新九

面折願浩

紹興二年時方審量濫賞以左右司領之呂願浩當國時有縱舍右司員外郎王岡輒持不可曰公秉國鈞於天下具瞻之地不平謂何然始有所歸矣願浩矍然中興系年錄

出使除職

元豐六年七月左司郎中范雍直龍圖閣河北轉運使都司出使除職自此始元祐元年范子奇范純夫自左右司出為河北京東轉運皆用雍例直龍圖閣長編

被劾失職

許鑑為左司郎中不稱職張樵劾之云位膺列宿爵館通班總八座之繁司承力機之要務唐書

自書除目

王雱字子發元豐四年開天章閣初用官制大除拜詔震与吳

雍從輔臣執筆入記聖語面授右司員外郎直使自書除目時  
論榮之 折宗實錄本傳

李為宰相

紹興十二年三省擬進右司郎中上謂輔臣曰神宗聖訓云左  
右司便是李為宰相豈可不謹擇 會要

# 都事

**歷代沿革**

本尚書都令史之職令史蓋前漢官也漢尚書臺  
令史秩二百石魏令史皆八品晉尚書都令史八  
人秩二百石與左右丞總知都臺事宋齊八人梁陳五人品  
並第八隋開皇初改都令史為都事置八人正八品上唐置  
六人從七品上自晉宋齊後魏北文月隋置八者當八座之數  
梁陳置五者當五曹之數唐置六者當六曹之數宋尚書省  
都事正八品大元於左右二司各置都事亦古制也

**古今事實**

絳服賢冠

都令史絳朝服進賢一梁冠官品第八廡月八斗 晉百官表注

朱衣執板

自魏晉宋齊正令史書令史皆有品秩朱衣執板進賢一梁冠  
齊職儀

判事側坐

尚書郎判事正坐都令史側坐書令史過事 北齊故事

在任專李

虞溥字允元為偏將軍領兵備隴西在任專李以郎中補尚書  
都令史

有國士風

趙子忠字長舒補尚書都令史善於清談有國士之風其面有疵  
蹟諸事不決皆言當問疵面

言古葬地

太康六年尚書郎令史王銓上言古葬必於不食之地不妨民  
今率土之臣各附京邑求墓地廣種松柏臣恐數十年後民稀  
松柏相埒非永安之制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九

新集

六

南江富 大用 時可編

六曹部

# 總尚書

歷代沿革

尚書古官也周為內史周禮司會中大夫二人戰國時有尚冠尚衣之屬秦世少府遺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謂之尚書漢初有尚冠尚衣尚食尚浴尚席尚書謂之六尚武帝遊宴後庭始用宦者主中書以司馬遷為之遂罷其官以為中書之職成帝建始四年罷中書宦者又置尚書五人一人為僕射而四人分為四曹通掌圖書祕記章奏之事各有其任一曰常侍曹主丞相御史公卿事二曰二千石曹主刺史郡國事三曰民曹主吏民上書事四曰主客

曹主外國夷狄事後又置三公曹主斷獄是為五曹後漢光武以三公曹主歲盡考課諸州郡事改常侍曹為吏部曹主選舉祠祀事民曹主繕修工作監池園苑事客曹主護駕羗胡朝賀事二千石曹主辭訟事中都官曹主水火盜賊事合之六曹是時尚書雖有曹名不以為號靈帝以侍中梁鵠為選部尚書於此始見曹名魏改選部為吏部又有吏部左民客曹五兵度支凡五曹晉置吏部三公客曹駕部屯田度支為六曹而無五兵及渡江有吏部祠部五兵左民度支五尚書宋齊梁各有六尚書又有起部尚書起部不常與立宮廟則權置事畢省陳承梁置尚書五員後魏分尚書二十六曹曹置代人令史譯令史書令史各一人隋改為六部尚書分司曹務直宿禁省如漢之制唐因隋制六典建官龍朔二年改尚書為大常伯咸亨元年依舊宋初監藩鎮之弊以尚書

郎曹出領外寄熙寧詔新官制以六曹尚書侍郎為長貳元祐置權尚書大元因唐宋舊置六部各以尚書為之長

**羣書要語**

帝曰龍朕聖譏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尚書唯仲山甫王之喉舌詩士之權

貴不過尚書漢官解詁尚上也言最在上總領之也釋名尚猶

奉也百官言事當有案平處奏之故曰尚書同上尚書萬事之

本朕所責成也而稟秩儉薄甚非治體康帝起居注漢明帝詔

尚書蓋古之納言出納朕命機事不密則害成可不謹欤漢官

儀天下樞要在於尚書韋彪傳太宗謂戴胄曰尚書總國綱維

失一事天下有受其弊者戴胄傳漢置五曹今分六尚近喻喉

舌遠譬斗樞隋江總表出納王命敷奏萬機蓋政令之所由宣

選舉之所由定斯乃文昌天府隋百官志文昌政本司會要經

况其五曹斯納百揆南史八座之任非賢莫居蔡謨臣聞尚書

百揆翊亮萬機故天上尊北斗中樞陛下有南昌左轄柳子厚

遜官表尚書職在機衡宮禁嚴密後郎韻傳入作納言光輝紫

極韋諷集影組文昌升簪清覽傳儀制獻善官美揚雄綜事

分務發揮政源魏志玉肅云

**尚書**北斗尊顏真卿集持衡留藻鑑聽履上星辰杜甫北

斗司喉舌東方領縉紳赤管隨王命尚書踐台斗並同上

尚書總庶事官人承法憲魏應據詩解組便歸閑處士折花莫

笑病尚書歐公朝罷人人識鄭崇直声如在履聲中東坡上方

行賜尚書鳥路人不識呼尚書但見稟稟雄于天我如懷祖拙

自謀正作尚書已過優並同上王述字懷祖与羲之齊名而羲

之軒之尚書氣與秋天香杜

**古今事實**

猶天喉舌

李固疏曰陛下有尚書猶天之北斗北斗為天喉舌尚書陛下之喉舌李固傳

擢任喉舌

後漢左雄震詔上疏薦之曰雄有王臣蹇蹇之節且擢任喉舌之官必有弼正之益由是拜尚書

試對第一

後漢翟酺時尚書有闕詔將大夫以上試對政事第一天文道術以第一者補之由是酺對第一拜尚書焉本傳

早拜見重

蔡景歷拜度支尚書舊式拜官在日午後景歷拜日適逢駕幸玄武觀在位皆侍宴帝恐景歷不預特令早拜其見重如此

委以老成

晉山濤轉尚書表辭年老詔曰方今多事嘉謀良圖委以老成

文新十一

三二

帝喜得人

梁明少遊知名之士位都官尚書簡文帝謂人曰我不喜明少遊作尚書喜朝廷得人南史

典定舊制

伏湛字惠公拜尚書典定舊制袁宏漢書

閑練舊典

李固薦楊淮閑練舊典且有幹用宜在機密特拜尚書益部耆舊傳

明習舊事

王博拜尚書明敏習漢家舊事分紀

明習故事

侯霸光武時拜尚書時無典故事朝廷又少近臣霸明習故事每春下寬大之書奉四時之令皆霸所建

典樞機

韋彪上疏曰欲急世所務當先除其患源在尚書典樞機天下事一決之不可私也華嶠後漢書

典樞機

尚書唐虞官也龍作納言詩云仲山甫王之喉舌秦改稱尚書漢亦尊此官典機密也漢官儀

即古六卿

魏世事統臺閣重內輕外故八座尚書即古六卿之任也衛靈公居斯位不忝厥職魏志

制法九品

陳羣為尚書制九品為官人之法同上

謹言正直

朱穆為尚書謹言正直謝承後漢

文新一

方毅廉貞

黃琬方毅廉貞為尚書續漢書

魏朗蹇諤

魏朗字少英入為尚書再升紫微蹇諤禁省不屈豪右謝承後漢書

荀緄寬敏

荀緄字伯條拜尚書緄性明寬敏於衆恥以屬群僚秉機平正直道而行是時內外公卿大夫莫不敬憚同上

宜擇溫厚

高馮正觀初上五事曰如尚書八座人之所責成者也宜擇溫厚修潔者任之尚朴素革浮偽使家識老慈人知廉恥自然禮節具矣本傳

妙選德望

唐元宗欲用牛仙客為尚書張九齡諫曰不可尚書古之納言有唐以來多用舊相居之不然歷踐內外清貴之地妙選有德望者充之仙客本河隍一使典耳拔升清流齒班常伯此官邪也通監

舉觴見屬

後魏肅宗舉觴為羣臣曰哀尚書朕之杜預故以杯屬元凱侍坐者莫不仰羨北史

上疏薦拜

後左雄虞詡上疏薦之曰雄有王臣蹇蹇之前宜擢任喉舌之官由是拜尚書

佩刀簪筆

尚書佩契刀囊執板加簪筆焉袁子正書又周捨問劉杳尚書官著紫荷相傳云挈囊竟何所出杳云張安世傳云囊簪筆事

文新十一

十一

武帝數十年注云囊橐也近臣簪筆以待顧問南史

班詔賜珠

顯宗拜鍾離意為尚書時交趾太守張恢坐藏千金徵還伏法以資物簿入大司農詔班賜羣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帝怪而問其故對曰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子回車於勝母之門惡其名也此穢穢之寶誠不敢拜帝嗟歎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意轉為尚書僕射後本傳

鄭崇履聲

前漢鄭崇字子游為尚書僕射數諫諍上納用之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本傳

杜預武庫

杜預為尚書損益萬機不可勝數朝野代焉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王隱晉書



叱梁異帶劍

後漢張陵字彪仲為尚書省歲朝梁異帶劍入省陵叱異令出  
敕虎賁奪其劍百僚肅然異弟不疑曾舉陵孝廉謂曰昔之幸  
君所以自罰也陵曰今申公憲以報私恩本傳

呵虎賁置弓

朱穆拜尚書正月百官朝賀畢虎賁當陛下置弓於地曰此天  
子弓誰敢干越穆乃呵之曰天子弓當載之盾首之上乃敢置  
地大不敬即收虎賁付詔獄治罪莫不肅然張璠漢記

古今文集

雜著

上李實尚書

韓愈

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  
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憂國如家如閣下者今年已  
來不雨者百有餘日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穀價  
不敢貴百坊百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閣下親臨其  
家老姦宿賊銷縮摧沮冤亡鬼喪影滅跡絕非閣下條理鎮服  
布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

謝襄陽李夷簡尚書撫問啓

柳宗元

其啓當州負外司馬李幼清傳示尚書委曲特賜記憶過蒙存  
問捧讀喜懼浪然流涕慶幸之深出自望外伏惟尚書鷄立朝  
端風行天下入統邦憲出司主憂控此上游式是南服凡海內  
奔走之士思欲修容於轅門之外躡履於油幢之前譬之涉蓬  
瀛登崑閭不可得而進也其負罪淪伏声銷跡滅固世俗之所  
棄親友之所遺敢希大賢曲見存念是以展轉歎歎晝詠宵興  
願為斯役以報恩遇瞻仰霄漢馳焉無由網羅未解縱羽與而  
何施慶檻方堅雖虎豹其焉往不任踊踴懇懇之至謹奉啓起

居輕黷威嚴倍增戰越

上河陽烏尚書欲獻文啓

柳宗元

伏以尚書以碩德偉才代著勳烈兩河定亂三城建功鼎彝行帛未足云紀進臨汝上控制東方隱然長城朝野倚賴宗元雖屏棄遐壤而飽聞德聲所恨不獲親執鞭弭以備戎伍夙夜踴躍不先寧居伏以威稜所加狂狡已震莫大之績重複增崇小子以文字進身嘗好古人事業專當具筆札拂縑緙贊揚大功垂之不朽瞻望霄漢意慕交深冒黷威嚴伏增戰越

律詩

多病執執奉懷李尚書

杜甫

衰年正苦病侵凌首夏何須氣鬱蒸大水淼茫炎海接奇峯肆兀火雲昇思露道暘黃梅雨敢望宮恩王井冰不是尚書期不顧山陰野雪只難乘

文新

七

暮春陪李尚書過鄭監湖亭汎舟得過字

杜甫

海內文章伯湖邊意緒多玉樽移晚興桂楫帶酣歌春日繁魚鳥江天足菱荷鄭莊賓各地衰白遠來過

送李遜尚書赴襄陽八韻

韓退之

帝愛南國切改命付忠良壤畫星搖動旗分獸燧揚五營兵轉肅千里地還方控帶荆門遠飄浮漢水長賜書寬屬郡戰馬隔鄰疆縱獵雷霆迅觀棊玉石忙風流峴首客花艷大堤倡富貴由身致誰教不自強

# 總侍郎

歷代公華

初置侍郎無負分隸二署主執戟侍宮殿出則充車騎漢因之侍郎秩四百石以其為郎內侍故曰侍郎侍郎六卿之副凡諸郎掌更直執戟宿衛諸殿門以

侍衛之故通謂之侍郎武帝時東方朔為郎後楊雄為侍郎  
當時謂之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是也尚書亦有侍郎初  
入臺稱郎中滿歲稱侍郎梁尚書郎入臺功高者轉為侍郎  
隋煬帝二年尚書六曹各置侍郎一人以貳尚書之職並正  
第四品今之侍郎其置自此始又改諸司侍郎但曰郎吏部  
為選部郎禮部為儀曹郎兵部為兵曹郎刑部為憲曹郎工  
部為起曹郎以異六侍郎之名唐武德六年廢六司侍郎貞  
觀二年復又降為正四品下惟吏部侍郎為正四品上咸亨  
元年復為侍郎總章元年吏部兵部各增侍郎一員宋以為  
階官至元豐官制行始有職掌元祐二年初置權侍郎從四  
品如未歷給事中中書舍人及待制以上者並帶權字祿賜  
比諫議大夫崇寧罷權侍郎建炎四年復置大元仍之置六  
部侍郎

文新十

羣書要語

位不過侍郎權繞給事黃門揚雄解朝周歷五曹  
之副建明萬事之本中臺政本思李舊章六卿貳

職今之盛選

冊府元龜序文昌貳卿位次八座東坡除陸佃制

六卿之副百工牧

唐制侍郎掌貳令之職朝廷大政參議焉臨

軒冊命為使則持冊書授之四夷來朝則授其表疏而奏之獻

贊幣則受以付有司唐百官志侍郎自皇朝以來為衣冠之華

選自非履歷清要望實具美者无以居之類要侍郎二十六人

四百石一曹有六人主作文書起草後百官志

客曾與天通出入清禁中李白召登金華省我入銀臺門

同上登臨憶侍郎杜二賢惟侍從卓犖傾鄒枚韓侍從近臣有

虛位公今此去何時歸幸得履中氣忝從拂天棖紅旗照

海壓南荒徵入臺中作侍郎並同上響切晨趨佩煙濃近侍香

柳優游侍從臣左右天子顧六一集玉殿清霜綴曉班晚登

玉墀侍珠旒並同上與君持橐侍帷幄同到溫室觀堯真東坡  
紫府侍臣鳴玉佩山谷大似不蒙稽古力至今猶着侍臣冠見  
山谷

古今事實

閑達故事

後漢陽球字方正為尚書侍郎閑達故事章奏處議為臺閣所  
崇信本傳

彌綸舊章

謝承父嬰為尚書侍郎伏事丹墀彌綸舊章謝承後漢書

尚德之舉

侍郎官重尚德之舉顛宜當之韓愈文章章顛自代狀

古今文集

雜著

文新十

薛左丞謝除門下侍郎表

汪藻

又參帷幄方俟黜幽進貳機衡遽叨圖舊莫寢已成之命唯深  
非據之愛席寵過隆撫躬何幸中謝伏念臣粵從孤遠遭值聖  
明少誦師言每信書而違俗晚陪國論更充位以妨賢蒙淵鑒  
之誤知保孤衷而平進肆竭股肱之力何施毫髮之功豈伊白  
首之衰蹤堪此黃扉之重任雖緣人之實玷詔除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剛健粹精明齊聖疏通万物之理灼見群臣之心  
猥憐撲學之無他擢處周行之至要第崇資顯秩當收有用之  
材方治世昌衣尤急可觀之效誓勤鞭策力振綱維与多士以  
同寅上承休德殞百身而圖報敢愛餘生

律詩

寄鄭侍郎

王介甫

兩朝人物嘆賢豪凜凜清風晚見褒江漢但歸滄海闊丘陵難

學泰山高放懷詩酒機先息回首功名世自勞又願作公樽俎  
客恨無三畝斷蓬蒿

送張侍郎

韓愈

司徒東鎮馳書謁丞相西來走馬迎兩府元臣今轉密一方浦  
寇不難平

寄王侍郎

杜甫

何限倚山木吟詩秋葉黃蟬聲集古寺鳥影度寒塘風物悲遊  
子登臨憶侍郎老夫貪佛日隨意宿僧房

# 總郎中

**歷代沿革**

初秦置郎中今其屬官有二署五官中郎將左中  
郎右中郎將凡三署署中有郎中每員多至千人  
分隸二署主執戟侍宮殿出則充車騎漢因之郎中之名猶

文新十

十一

因二署本號置尚書郎四人分掌尚書事時馮唐為郎中署  
長光武分尚書為六曹每一人尚書則領六郎凡二十六郎  
自漢以來尚書諸曹郎中侍郎或不兩置魏自黃初改秘書  
為中書置通事郎掌詔草而尚書郎有二十三人非復漢時  
職任晉宋唯置郎中梁陳兩置後魏北齊唯置郎中隋以  
諱忠不置郎中煬帝改曰郎曹改郎為郎中龍朔二年改為  
大夫咸亨光宅神龍並隨曹改復宋元豐官制行郎官理郡  
守以上資任者為郎中郎中員外郎亦自為兩等頗自履歷  
而授之後來相承必欲以闕升知州資序為郎中於是拜員  
外者具改官實歷歲月申吏部不以若干任但通理細滿八  
考則陞知州乃作正郎別命詞給告常有旨初除郎官雖資  
歷已高且為員外郎候吏部再申然後陞作郎中大元六部  
各置郎中

羣書要語

舊選尚書郎極清望也山壽啓事 鄧遐有才義論

者以為宰士之俊且用為郎同上 臺郎皆朝之俊

選當足處事宜辨正凝滯也裴度奏 今以劣弱之質任督責之

官以無用之才管繁劇之任且臺郎清顯論望宜充者郭璞表

章奏郎吏之選必資時秀元和制誥 宜序夫臺之屬同上 濫跡

星署職類 發揮草臺 又參奏議頗練朝章宜從滿歲之迂俾

轉分曹之次處以彌綸之職當茲俊茂之選 宜正列星之次

俾承賜筆之寵省理辨疑時稱簡達 高選髦士以分劇曹並

同上 優遊省闈珥筆華軒潘岳贈陸機 握蘭建禮總郎官 刘孝

儀為江僕射薦士表 翔于郎署韓文 叨陪錦帳坐漢百官志 往

自星郎爰秉天憲楊國忠制 嘉乃今子為吾望郎元徽之行章

審規父漸制 郎官古之元士天下之務多所關決其於損益大

矣常安制 虞詡曰臺郎顯職乃筮仕之通階職類 臺郎御史邦

文新十

十一

之俊茂若出宰牧守頌聲興矣晉起居注 晉尚書郎選極清美

號為大臣之副通典

尚書郎官清要為世稱贊皇永貞行 警署白粉署妍杜 為是先帝

白髮郎東坡 雞舌還應共賜香 君為尚書郎坐擁百吏繁

東川得望郎坐與西爭重並同上 喜得郎朝李 嗟為臺閣分遠

從南斗外遙仰列星文蘇味道 郎官有錦帳杜

古今事實

含香握蘭

尚書郎伏奏事黃門郎對揖跪受故稱尚書郎懷香握蘭趨走

丹墀應劭漢官儀 又尚書郎口含雞舌香以其奏事答對欲使

氣息芬芳也朱百官志

作文起草

尚書郎主作文書起草晝夜更直五日於建禮門外漢官儀

粉署丹墀

粉署郎署也以諸郎官握蘭含香故云声香又謂之畫省以粉畫之故言粉署又省中皆以胡粉塗壁畫古賢烈士以丹朱漆地故謂之丹墀通典

青縑白被

尚書郎入直宮給青縑白綾被或以錦被給帷帳因褥通中枕太官供食物湯官供餅餌及五熟果實之屬五日一美食下天子一等漢官儀

夕對青瑣

黃門郎日夕入對青瑣門拜同上

月賜筆墨

漢尚書郎月賜赤管大筆一雙前麈墨一九通典

獨宿臺上

黃香為尚書郎常獨止宿臺上晝夜不離省闥帝聞而善之類

常伏省下

馮豹為尚書郎每奏事未報常伏省下或自昏至明天子默使人持被覆之摯虞三輔史錄

太微積星

後漢楊秉疏太微積星名為郎位入奉宿衛出宰百里

太微後星

太微後二十五星郎位也史記

一曰依烏

郎位十五星在帝位東北一曰依烏郎府也三省郎中是其職也晉天文志

號三列宿

韋湊祖叔諧正觀中為康部郎中與弟吏部郎中叔謙兄主爵

郎中季武同省時號三列宿

拜舉孝廉

胡廣舉孝廉為天下第一旬月拜尚書郎恪勤職事所掌兼治  
兩曹續漢書魏武集選舉令云國家舊法選尚書郎以取孝廉也

詔選清白

安帝元初六年詔中郎將選孝廉郎寬博有謀清白行高者出  
補令丞尉後漢記

容儀端正

田鳳字孝宗為尚書郎容儀端正入奏事靈帝目送之因題柱  
曰堂堂乎張京兆田郎三輔決錄

威容可視

杜慈為尚書郎威容可視華陽國志

文新十

十三

皆須稱職

永昌五年勅六官分事四方取則尚書郎皆是妙選須稱職司  
馬焉唐會要

不可賞能

開成四年監銖推官姚勗鞫問河陰黠吏得實除職方員外郎  
右丞韋溫上疏以郎官朝廷之清選不可以賞能吏續通典

豈郎才邪

李林甫源乾耀執政乾耀子繁為林甫求司門郎中乾耀素薄  
之曰郎官應得才望哥奴豈郎中才邪哥奴林甫小字也同上

至郎足矣

孔若思勵李擢明經歷庫部郎中嘗曰仕宦至郎中足矣座右  
置水一石明自足意同上

自起撞郎



明帝性褊察常以事怒郎樂松以杖撞之松走入床下帝甚怒疾言曰郎出郎出松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帝赦之鍾離意傳

皆主更直

五官中郎將一人主五官郎五官郎中無負凡郎官皆主更直執戟衛諸殿門後百官志

襍被逐出

魏舒為尚書郎時郎選或有非其人者論者欲沙汰之舒曰吾即其人也襍被逐出同僚素無清論咸有愧色談者莫不諫其高晉本傳

給帳入直

尚書郎入直官給惟帳氈褥侍史二人選端正妖麗執香炉護衣服奏事明光殿宋百官志

職典樞機

徐防補尚書郎職典樞機周密畏謹奏事二世未嘗有過云類

才堪郎廟

索靖字緄字巨秀少有逸羣之量靖每曰郎廟之才非簡札之用州郡吏不足汗吾兒也舉秀才除郎中晉書

白首郎署

馮唐以孝廉著為郎中署長白首屈於郎荀悅漢紀

一家郎官

韋虛心父子兄弟更踐郎署時稱郎官家舊唐書

披靚青天

樂廣為尚書郎與何晏郎賜等談講衛瓘見而奇之曰常恐微言將絕今復聞之命諸子造焉謂曰人之水鑑也每見此人瑩然如披雲霧而靚青天也王隱晉書

上應列宿

後漢館陶公主為子求郎不許明帝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  
出宰百里本紀

馮勤佳吏

馮勤除為郎中每引進帝頤左右曰佳乎吏也後本傳

趙華高名

趙華早擅高名在官途五十年累經貶謫蹇躓備至入仕三十  
年方遷省官

蘇文傳

古詩

天星送楊凝郎中賀正

韓昌黎

天星牢落雞喔咿僕夫起餐車載脂止當窮冬寒未已借問君  
子行安之會朝元正無不至受命上宰須及期侍從近臣有虛

文新

十一

位公今此去歸何時

律詩

和趙郎中捕蝗韻

蘇子瞻

麥穗人許長穀苗牛可沒天公獨何意忍使蝗虫發驅攘著令  
典農事安可忽我僕既胼胝我馬亦欵斫飛騰漸云少筋力亦  
已竭苟無百篇詩何以醒睡兀初如䟽吠澮漸若决泮渤往來  
供十吏平生輕妄庸孰視笑魏勃愛君有逸氣詩壇專斬伐民  
病何時休吏職不可越慎無及世事向空書咄咄

送陸郎中

錢起

事邊仍戀主辛酒復悲歌粉署含香別轅門載筆過鶯聲出漢  
苑柳色過漳河相憶情難盡離居春草多

送致政朱郎中東歸

王介甫

平生不省問田園白首忘懷道更尊已上印書評北闕稍留冠

蓋錢東門馮唐老有為郎幾踈廣終無任子恩今日榮歸人所羨兩兒腰綬擁高軒

喜李侍御拜郎官入省

錢起

粉署花驄入丹霄紫誥垂直廬驚鷲滿近賜被覓霜移漢主前瑤席穰侯許鳳池應怜後行鴈空羨上林枝

聞崔馬並拜臺郎

蘇味道

振鷺齊飛日遷鶯遠聽聞明光共待漏清覽各披雲書得郎朝舉嗟為臺閣分遠從南斗外遙仰列星文

南省伴直

韋莊

文昌二十四仙曹盡倚紅簷種露桃一洞煙霞人迹少六行槐柳馬声高星分夜彩寒侵帳蘭惹春香綠映袍何事愛留詩客宿蒲庭風雨竹蕭騷

賀楊十二新拜省郎

白樂天

文昌新入有光輝紫界宮墻白粉闈曉日雞人傳漏箭春風侍女護朝衣

省中即事

岑參

華省謬為郎蹉跎鬢已蒼到來還襍被隨例且含香

朝趙郎中

賀遂涉

負外由來羨郎中望不優益知粉署裏翻作土山頭

### 總負外郎

#### 歷代沿革

晉宋尚書省置負外郎分判曹事隋開皇三年尚書二十四司各置負外郎一人謂本負之外復置

郎也掌其曹之版籍侍郎闕則釐其曹事此今負外郎所由始也通典注歷代尚書郎各以並省各為稱首或謂之侍郎皆無負外之號前代文傳及職官要錄或有言負外郎者蓋謂

貞外郎散騎侍郎耳非尚書之職也煬帝二年每司減一郎

置承務郎一人同開皇貞外之職尚書諸曹各置貞外吏

部置二人龍朔咸亨光宅並隨改復元豐官制六曹郎官

理郡守以上資任者郎中通判以下資序者為貞外郎雖理

知州資序未曾實歷知州及監司開封府推判官者止除貞

外郎六部各置貞外郎

任外郎之貞承諸曹之務胡文恭行王鎮制陟中

臺之局貞副郎之職王鼎制俾升文昌用副郎選

古今事實

散郎

外郎散郎也漢惠帝純注

副郎

文新十

十七

韋侯以考功副郎守盛山韓文盛山十二詩序

彌重其選

貞外郎唐朝彌重其選通典

司皆其選

職貞令二十四司皆其選也

古今文集

律詩

和王貞外晴雪早朝

鄭谷

紫微晴雪帶恩光繞仗偏隨鷺鷥行長信月留空避曉宜春花

滿不飛香獨看積素疑清禁已竟輕寒讓太陽題柱盛名兼絕

唱風流誰繼漢田郎

送鄭貞外

韓翃

風流不減杜陵時五十為郎未是遲孺子亦知名下士樂人爭

唱卷中詩身齊吏部還多醉心顧尚書自有期要路眼看知己  
在不應窮巷又祗眉

同錢貞外禁中夜直

白居易

宮漏三声知夜半好風凉月滿松筠此時閑坐寂無語藥樹影  
中唯兩人

聽水部吳貞外新詩

白居易

朱紱仙郎白雪歌和人雖小愛人多明朝去向詩家道水部如  
今不姓何

二十

十一

新編古今書

之十

集新



